

易會通 全六

卷六

漢書門類			
四	二	一	二
六	一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七三函	四		
七本	六	番號	漢 4212
〇架	冊	冊數	6 ( 2 )
		函號	273 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十一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鞞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柎楚餘甫全輯

下繫

八卦成列章全旨

係詞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為久天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



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得生德之大也。  
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  
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  
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  
之政。其功用一而已。

程敬承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  
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歸  
于聖情見詞一句。何言之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  
言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詞。係詞者。原本于憂世覺民之情。而辨  
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

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而準  
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  
之所以一。一即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无非像此效  
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  
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亶也。讀聖人之詞。因可見聖人之情。總是  
不忍人。迷于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于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  
萬物。德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  
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詞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  
患之心。為之。是故聖人作易。使人知吉凶也。聖人用易。亦使人知  
吉凶也。其憂世覺民之情。不與天地好生之心。同乎哉。故曰究竟

下

卷

二



歸宿于聖情見詞一句。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之作聖人以吉凶詔天下者而吉凶原于爻象。何立也由八卦先後有序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有純陰純陽之象六子列而有雜陰雜陽之象不在八卦成列之中乎爻何立也以八卦小成為主加為大成則初二三成爻于內四五上成爻于外交不在八卦因重之中乎此易之体所以立也

兩節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詞變占雖云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要識得變動即在卦爻中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即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重之剛柔而推之係詞是因相推之得失而係之。

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成自是一奇一偶生到三畫也象只是卦之形体猶云模樣耳未說到天地雷風處此時雖是三畫之卦只可言象不得言爻者爻也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具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有六爻因重是大橫圖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既立則卦爻一剛柔也然是剛柔迭相推盪剛推乎柔則剛變為柔矣柔推夫剛則柔變為剛矣變不在剛柔相推之中乎于是聖人因相推之時位息而當者係詞命其吉消而不當者係詞命其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有卦詞可觀所值當動之爻有爻詞可玩矣動不在係詞而命之中乎此易之用所以行也

卦爻之奇偶即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現成者言卦爻中凡剛皆柔所推出凡柔皆剛所推出此便是變就卦爻亦錯上言繫辭因變之時位來但據卦爻觀只有辭那

見其動乃其係辭而命之內憂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凶而趨避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不可說占之已決而為吉凶動後方見占數在其中皆非外至之詞可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言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動則有吉凶矣有悔吝矣故詞之吉凶悔吝皆因動而生也彼其尸已揲而卦已求則或動在卦或動在爻詞各指其所之矣

承上言動既在係詞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言凶悔吝生于所動之中也動乃揲尸所值者不涉事為上如元亨利貞必因乾

辭動以

指變言



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動以用言即變之  
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詞有吉凶悔吝也此句是足上文之  
意蓋占以詞寓詞以占顯交相成也

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不可不慎也。可以動而  
動為吉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為凶悔吝所從生也。 蘓紫溪

此辭動指人事  
曰動在其中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見  
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的  
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  
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  
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動也以見在之剛柔立其本位不相移奪  
由是變通于樸尸之後正所以趨夫時者也蓋位有定而時无  
定剛變而通于柔者趨夫進極而退之時也柔變而通于剛者  
趨夫退極而進之時也

承上文動字而來二句不宜平還重趨時上剛柔自所登之卦見  
在者言變通自樸尸之卦變動者言此變通與變在其中的變不  
同立本不是立變通之本就本卦定位更易不得看以見本之未  
嘗動也下文一字易簡字俱從此立本中看出趨時承立本來時  
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然從之自首節至此及下文節相承者

柔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趨時者也  
柔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趨時者也



說相推  
程說貞  
勝以上  
說貞俱  
動與變  
通下指  
象動以  
下方指  
用易動  
內見外  
以尸策

程敬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詞之吉凶悔吝矣。此即承上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易而不窮也。剛柔變通之間。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于一。此是盡卦爻吉凶之妙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變通則卦爻動而吉凶生矣。是吉凶也。豈循環无定者哉。又豈對待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吉凶无常而貞有常。此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

容有變也。天地之盈虛消息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觀。日月之晦朔弦望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順夫一則吉。逆夫一則凶。此所以貞勝也。

承上文趨時而言。言吉凶以貞為勝。因言貞勝者以其理之一。時說皆云吉凶迭勝。非也。夫凶能迭勝矣。烏得言貞者正也。即利貞之貞。正則吉。不正則凶。惟正能勝。萬變也。陸氏曰。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故言凶萬變。惟是以貞為勝。蓋約吉凶于貞。則吉凶之詞始可通之萬世而无弊。潘雪松曰。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变之常。貞是也。貞者事所歸結。

下接會通  
卷十一



之處也。動于有覺之幾，則為吉之先見。而无有于凶。守此貞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于吉。故曰貞勝。

即貞貞  
六二即  
貞勝意

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耳。天下之動，便是卦文的樣子。貞則更无有二。蓋天下原只一箇理，亦只得一箇吉。彼凶不得與吉持衡。乃吉之友耳。故曰貞夫一。要見有獨而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為勝也。天地貞觀，不止謂形体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者。

將讓溪曰：貞勝以上言卦文，吉凶皆生于剛柔之變化。日月以下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于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吉凶至末摠意

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為關鍵。自吉凶貞

勝節以下，是從卦文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以下，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爻也者二節句，與首三節相照應。至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吉凶貞勝，固由于一而一之原則出于天地。夫乾天也，確然天下之至健也。是以理行即達氣，始必亨，示人以生物之易矣。



坤地也。賁然天下之至順也。是以承天之理為理，因天之氣為氣。示人以生物之簡矣。而爻象非取法于此乎？是故爻備于因重，人知其效天下之動也。不知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爻矣。象具于成列，人知其像天下之賁也。不知陽息陰消者，像乾之易；陰息陽消者，像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象矣。有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揲而卦方求，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于尸卦之內。尸既揲而卦既求，則成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于尸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功，業不因變見乎吉凶，見乎外。所謂係詞動在中者

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心，聖情不因辭見乎是，則有乾坤而後有卦爻，有卦爻而後有吉凶卦爻吉凶，其闡天地之秘而神聖人之用歟。此二節承上文貞一來乾得一為乾坤，得一為坤易簡，即至一之精。凡爻效法乎此，凡象肖像乎此，安有不出于一者哉。此吉凶所以為貞勝也。陸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賁然，處无非易簡之理，可倣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成列之，所以有象也。乾坤與貞觀不相干，易簡就生物上說，確然賁然是健順之德所



以爲易簡處

爻之奇偶。做夫易簡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  
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  
像夫易簡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長  
而陰消也。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爻在內而為主者。  
皆陰長而陽消也。象坤之簡。

爻象節承上有卦爻必有吉凶。吉凶必藉尸卦之變而後著也。故  
此以尸卦變占言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乎內謂方在  
十八變之中。此時爻象猶未值也。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  
也。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乎外謂及十八變成卦之後。此時

爻象  
為主

吉凶則已定也。見則有迹。外則有形也。內外字當先後微顯字者。  
功業即趨避之事。以用易言非已成之功業。只據變而預計之耳。  
變以尸卦方動者言。即動乎內之變。然功業非變亦終于隱耳。聖  
情聖人欲人趨避之意。以作易言詞。即吉凶之詞。然聖情非詞亦  
終于隱耳。

看來四句不平。宜一直說。爻象本易簡而來。則爻象一理也。順理  
則吉。逆理則凶。而通志成務皆在于此。特其未動則未見耳。故爻  
象一動于尸卦則吉凶即見。而功業隨見。此非聖人之情不及此。  
程敬承曰。爻象緊承上文。效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人本易簡  
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无非恐人迷于趨避。而教人利

下爻象  
為主



此說不  
主標戶  
言更  
身聖  
精句  
相合

于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摠以一理。為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闢之機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于趨避也。于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詞。以闡明于天下。使人得以占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妥。何必牽合上文。拘泥本文對偶乎。因本義尸卦二字。而遂云通節在撰尸上者。誤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易固有卦爻吉凶矣。自今言之。在易則有卦爻吉凶。在天地則有造化。在聖人則有功業。不可與並。參乎天地有大德。非法象之謂也。造化運于无心而生。不已者是也。聖人繼天地立極而法其好生之心。則必居夫可為之位。非聖人之大寶耶。乃其守位則以人焉。得天地所生之人。而天位其永膺矣。聚人則以財焉。公天地自然之利。而人心其樂附矣。至若導之以生。養則財不可不理也。而理財者必正詞以訓之。禁其非以防之。不外乎義而已。義者裁制起于一心。調劑妙于萬化。理以義則九賦九式有規矣。正以義又六德六行有訓禁以義又五刑五罰有章。而功業與天地參矣。作易聖人其功用豈與此有二哉。上言卦爻吉凶由天地而來。由聖人而作。此舉經世聖人與造化同德者。以見作易聖人其功業與天地參。无非以生萬民而已。以

通節以  
在序末

卷十一



易簡生之者天地侷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財者生之本理財乃  
道民生養之事正詞以教民修德禁民以防民淫蠹皆所以全生  
主之德也 諸名公說仁字俱不指民言謂天地大德無生長收  
藏言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為仁固生也藏用為義亦生也天地生  
物此仁義聖人代天生民亦此仁育義正並行不悖而已自大宝  
曰位直讀至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 看來仁字更重天地大  
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一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  
地仁被萬民則財宜理也正詞禁民曰義者皆理財中事皆所以  
成其仁也 財是百物總名辭是條教命令之類聚歛有經費出  
有法兼并无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  
于象魏讀于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  
為令此之謂正詞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有以率其怠倦有以  
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為非程子云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  
明治之而爭奪息皆以義為之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闡吉凶以覺民其用易  
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其福也即吉也正詞  
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于禍也即凶也无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陸氏曰有虛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  
夫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溥天地之生大宝之所不及  
聖人之情見乎詞以並聖人之位



又制器  
自太與  
易象相  
合初非  
見諸象  
為後合  
也

古者包犧章全旨 通章論制器尚象之事而必先之以作八卦  
者見聖人驗陰陽之消息以作易而顯微无不該故制器利用无  
不取諸易也故首節原象之兩由立下皆詳尚象之事然所尚者  
為類不同或取象或取德或取音或取義或取名總來不越神明  
之德萬物之情二句意

蘓紫溪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湊  
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无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  
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于通神明之  
德類万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  
而通之而又皆神明之妙自然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

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飢而思食寒而思  
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于文淳而趨于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  
為之安之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厭常為  
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  
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看來此雖為尚象而發亦承上章末節而來楊氏曰作書契以  
上事非聖人私智也取于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能為  
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  
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而无聖人之類滅久矣然此  
十三卦皆聖人徑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詞禁非之事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古者羲皇之王天下，欲作易以前民用，而不遽作也。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一定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希革毛毳者，求其故，觀天地之宜，而寒暑高下者，求其實。近取諸身之性情，形体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固无往不驗矣。見得天地間，不過陰陽消息，于是始之一画，以分陰陽，倍之三画，而成八卦。微而神明之德，一陰陽之理也。易卦直與貫通，鳥如律順動止，震艮乾坤通之也。悅隨麗入兌坎離巽通之也。顯而萬物之情，一

陰陽之迹也。易卦直與相當，鳥天地雷山乾坤震艮類之也。澤火風水兌坎離巽類之也。顯微畢具，聖人制器尚象，不本是哉。通節以陰陽消息貫陰陽，各有消息，故曰兩端。聖心原妙，契陰陽此疏，觀造化不過欲驗之耳。潘氏曰：聖人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陰陽之消息，為卦爻之法象，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此易所以為冒道之書也。通神明之德者，卦画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妙也。類萬物之情者，卦画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不已之机也。德不可見，故曰通情有可見，故曰類。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以制器尚象之事言之上古之民未知鮮食也包犧氏乃教人  
績麻為繩結之以為網罟以此佃于山林漁于川澤若此疑取  
諸離、象為目網罟之兩目相承者似之離德為麗物之麗于  
網罟者似之

此主伏羲言民以食為先上古未有耕種民皆茹毛飲血則鮮食  
乃其先也故教之以佃漁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是見得器  
有卦之象非因見此卦而制此器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耒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

上古之民雖知鮮食而未知粒食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  
使銳而為耜揉木使曲而為耒、以運耜、以起土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樹藝此疑取于益焉二體皆木取益之象上入下動  
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于耒耜又有取于益之義也

何謂包犧包當作庖犧即伏羲也史稱伏羲養六畜以充庖厨且  
以為犧牲故曰包犧何謂神農以其始興農事也作興也炎帝時  
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于是始為耒耜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  
未稼惟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于天下耜耒首也耒  
耨柄也耨耨也耒耨者執耒而耨也利字內有百谷用成意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網罟設而有禽魚。耒耜興而有菽粟。使非市以通之，則有無不能相濟。而天下之利壅矣。于是教人自中為市，致天下之民于各市地，聚天下之貨于各市，纏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則鮮食者得資粒食，粒食者得兼鮮食，各得其所矣。此疑有取于噬嗑為卦德，上明下動，日中則上明為市，則下動也。卦名噬嗑，市之音似噬，合之音似嗑也。

上二節開其食之源，此節通其財之用也。日中者，取其遠近之民可期而至也。市不止一市，乃五十里為一市之市也。天下字不必拘定，天下之民貨聚于一處，只是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

至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貨字宜指百物言，但禽魚菽粟承上本色耳。民不同業，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冢之，易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民食足而民利興矣。文明之化猶未起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相繼而作，斯時也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朴墮之習不容不變也。聖人因其時之當變而通之，以文明之治使民悅，其化之更新，趨之不倦矣。惟不倦則民宜矣，何以然哉？正以變通者神妙不



則變而不見其迹神而化之也故民相忘于不識不知安以為  
宜故趨之不倦也要其通變宜民之妙亦循乎易理耳蓋易  
理窮則必變則推之皆準而通則傳之无弊而久聖人之  
通變神化合乎此耳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不  
倦而吉无不利也然其通變之實何如上古之時衣草木羽皮  
陋亦甚矣聖人于是制為上衣下裳而垂之則服式有章而礼  
義風興天下治矣若此者疑有取于乾坤蓋乾易坤簡變化而  
无為衣裳之制順治无迹亦何為之有哉

十三卦制器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義農  
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礼義未興蓋未識上下

尊卑之分于是三聖人者体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  
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而天下治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  
民於變之機也然非通變宜民以至天祐无不利則堯舜之无為  
幾非其時矣通節重時之當為上變者時而已矣世道至此時  
而當變也因其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通之也者通其所欲趨者  
也故其民習之不倦通之也者通其所自便者也故其民安之為  
宜神化即通變也特其通變妙于自然故申之曰神化非兩層也  
使之若或使之也易窮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在世道上  
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仍時事衰敎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  
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襲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承而通

易乃變  
化之理  
非易書



之通則法宜于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黃帝堯舜之時民厭朴鄙漸入澆漓是其窮也窮即是風會之一變于是三聖人以禮義之教通之是變則通也既通則自此一通之後衣裳之制不復更易何其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

順時而制衣裳便是變化便是无為變化无為俱在垂衣裳内不可分垂衣裳為變化天下治為无為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无所作為聖人之通變亦因時順理无所容心故取諸乾坤

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象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饗食而治至是尊卑定法君逆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 蘓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

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也

以下九節皆三聖人制器尚象之事而通變又九節之摠自垂裳而後為之舟車為之重門擊柝為之白杵弧矢為之宮室棺槨為之書契以代結繩皆所謂通其變也

剡木為舟剡水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禮制既興則遠邇觀化然川途阻塞則文教不通舟車可无興乎于是剡木中虛而為舟剡木末銳而為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楫之利既興則不通者濟矣疑取諸渙為渙之象木在水

後會通 卷十一



上即舟浮水上也。于是因牛之性順服而馴之引重馬之性健乘而駕之致遠服垂之制興而徒行者利矣。疑取諸隨焉卦德下動上悅猶物勞人安也。

剡木至大過節柔遠禦侮。繼之以養生制外安內。繼之以送死。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能无患乎。故設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雖欲乘間有以待矣。此疑取于豫之豫備也。

上二條言興利此言禁害上古民風淳謹外戶不閉至此有流而為暴客者故云云。郭門城門為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姦盜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民粒食矣猶未精食也。于是斷木為杵使之可舂掘地為臼使之可容杵。臼之利既興萬民享精食之利矣。此疑取于小過之下止上動也。

上朱耜開粒食之原。此杵臼精粒食之用。以濟者萬民得此以

濟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外有擊柝以待暴客。內有杵臼以精粒食。使无以威不軌。雖有險能守乎。有粟能食乎。于是弦木使曲而為弧。剡木使銳而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不軌。若是者疑取于睽。蓋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



弦木以絃弦不也。弧木弓也。此非聖人之權武特以人有乖異故威之暴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

兵器既制。民患禦矣。宮室不興。民居何以奠乎。是故上古之世。宮室未興。冬則穴居。夏則野處。風雨交侵。民无安息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有直承而為棟。下有兩垂而為宇。風雨可无患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壯。蓋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則壯固而不搖也。

棟屋脊棟也。宇椽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

上文要者。數箇為字始為之制也。此下要者。三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也。陸斗南曰。此三條俱用上古字。蓋弦木以上制。古所未有而不可无之器。穴居以下。變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宮室既制。民居奠矣。葬埋不舉。民孝何以教乎。是故古之葬者。棺槨未起。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木以衛衰。麻哭踊之期。亦无定數。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身。槨以周棺。而



封樹之豐喪期之數无不周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過益大過有過厚之義而送死大事宜過于厚也。

厚衣以薪无衣衾棺槨之美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不樹不植木為識也喪期非喪服之期乃喪哭之期也易以棺槨不復仍衣薪之陋已。

都聖與曰杵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于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養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以同文王道何所終乎。蓋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以記驗之而百官萬民亦无弗治。後世則官邪作而民偽滋可復以結繩治乎。于是聖人易以書契言不能記者書記之事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綜核明而臣紀肅百官治矣是非審而情偽彰萬民察矣。此疑有取于夬之明决焉。統而觀之始于伏希終于堯舜由朴而趨于文矣。始于結繩終于書契由畧而極于備矣。制備于聖用周于民尚象之功豈不大哉。

結繩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也。書字也。契約也。書契一制則六典庶府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有定數而情偽可辨。百官



无所容其侵惰。萬民无所隱其姦慝。以治以察。矣。治察以在上者。言明決取明。以燭奸決以去偽也。盖决乃君子。决小人之卦。而造書契亦以决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李九我曰。重門至末。是防外資內。而繼以武備。養生送死。而繼以文治。

又搃意

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為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斲。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涉。陸行而塗也。為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為之宮室以居之。為之棺槨以易藁裡之陋。為之書契以革結繩之簡。

為之衣裳以辨上下。為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則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是故易者章全旨

玩是故字。是承上章尚象之意。而併及詞占。





易者象  
是槩像  
材動皆  
是說此  
象

蓋舉全体而言以見象无不諛也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通章重  
象字惟有象則後天之詞不外是矣。彖詞言材而象之全体以著  
爻詞效動而象之一節以彰由是吉凶生焉。悔吝著焉。孰非因象  
而後有哉。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吉凶悔吝象之消  
息得失也。如舊說象詞占並重。槩見有象詞則理以具而易之  
体立。有吉凶悔吝則占以决而易之用行。所以全民用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義皇作而圖學啓。于是有大成小成之易。豈有他哉。奇偶成  
列。莫非陰陽純雜之象而已。然象非滯于迹也。陰陽之形莫非

太極之彷彿。以擬其形容而已。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文王  
係彖果何言乎。蓋德体象變卦之材質不同。彖則發揮其全体  
之蘊。于以言一卦之材也。周公係爻。又何言乎。蓋情偽利害  
天下之動不齊。爻則彷彿其酬酢之迹。于以儆天下之動也。此  
後天係詞以盡言也。有象矣。有詞矣。是故或以象告。或以情  
言。而得失之報明。吉凶由此生焉。憂虞之故昭。悔吝由此著焉。  
人之考占用易者。本之此矣。

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形象。所謂易也。象有全体一  
節。卦爻皆在其中。槩名之曰象。此句輕。下句重。謂象之所槩皆實  
理之形容。故曰像也。如六昼皆奇。乾之形象。六昼皆偶。坤之形象。



不向通  
皆上文  
承動  
承未

如乾卦之象像純陽至健之理坤卦之象像純陰至順之理子瞻  
曰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  
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者而日以遠矣材質也兼有善惡而  
詞亦因之動亦爻中所具者動至煩故詞亦至悉也效呈也  
吉凶悔吝无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  
聖人聞之詞復何隱而不明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不必以占筮說  
只如八卦定吉凶之例無承卦爻言潘氏曰彖爻發卦象之蘊  
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  
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  
之動也

陸庸成曰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盡意而吉凶悔  
吝之理已包具于內矣乃彖以言材則德体象變總舉其槩方以  
知也爻以效動則消息當否各闡其歸易以貢也故吉凶悔吝其  
隱于象者發生顯著于詞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  
陽卦多陰全吉 此章專以陰陽論卦爻而分別君子小人之道  
見陽當統陰而陰當從陽不可以二何也作對姚承菴曰別君民  
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函數之多少蓋  
實有義存焉夫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  
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欵周用齋曰  
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易者象也君子小人

卷十一  
二十一



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陽卦多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乾坤之卦純乎陰陽其画无多寡矣。至于震坎艮皆索諸乾而為陽卦，宜多陽矣。其畫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巽離兌皆索諸坤而為陰卦，宜多陰矣。其畫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其故何也。陽卦之數奇，一陽二陰合為五画，五奇數也。陽卦所以多陰也。陰卦之數偶，一陰二陽合為四画，四偶數也。陰卦所以多陽也。然有數則有理，其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貴陰賤，有君民之象焉。陽卦一陽二陰，是為一君二民。一

道公而大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是為二君一民政出多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慝，小人之道也。此多陰者所以為陽卦多陽者所以為陰卦也。

專以六子卦画言奇偶，時說皆泥。四畫五畫說，看來依張氏解亦佳。陽卦奇以奇為主，陰卦偶以偶為主，以之為主，則不待不少。以少禦衆者，易之理也。看來奇者乾道乾一而實有獨立象，故曰陽卦偶者坤道坤二而虛有比附象，故曰陰卦。德行即道理字，下而二道字，即德行也。陰陽即陽卦陰卦，陽統陰，是君象，陰從陽，是民象。一君二民是大道為公之世，如唐虞三代天下一統，何等陽明世界。此是君子之道，二君一民是民无定主之日，如七國爭



雄五胡雲擾雜亂晦冥不成世界此是小人之道

易曰懷章全吉 全章无分截上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

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

類而通其餘矣

十卦以咸為主自咸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

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而

否吉自一人一事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

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

于此矣

吳一源曰咸後九卦皆發明理之貞夫一而不必憧耳往來屈

伸无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内外出入无二致也聖人所以臻

神化推之事物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

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

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

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

擊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憧往來之害大矣

看來舉十一爻以无心之咸始以立心勿恒終通章以心學言更

佳以幾字作骨以一字貫程敬承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

也一之体微而思慮勢為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為

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不

得

貞一  
不必  
憧



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无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于善。而其行反而一于吉也。一于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

以利用安身

有單以利用安身貫者亦佳。言聖學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何校滅耳。折足覆餗。立心勿恒。俱是不得利用安身之道者。藏器待時。小懲大戒。不忘存保。知幾庶幾。致一皆得利用安身之道者。

憧憧往來四節總意 此明感應之理出于自然以破咸文憧憧

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總不外是。程敬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慮者蓋原理本无二故耳。曰同歸曰一致。總言理之一也。造化同此一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生。聖學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之神化相契合。天與人一故也。得乎其一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化何用思慮哉。看來不可將造化物理聖學三平。重聖學上而聖學重致一上。洪



正以聖  
學為主  
造化乃  
証耳

氏云。君子之學在致其一。一致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  
致一者。勿從爾思也。何思非不思也。思在同歸一致。而不在殊途  
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  
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无不同焉。无不一焉。  
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无起有。皆由心  
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一中何碍。因應後懂  
之思慮。所為迷其歸一之源。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  
下。故冥會于一。與同之。佚川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入  
心造物。通為不二。實力于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变化。摠完

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忘。天下何思何慮乎。吾觀諸日。今夕  
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  
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生于烈  
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生于堅冰。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  
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伸。龍蛇之蟄。以蟄為存。屈伸則亦有同矣。  
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懂哉。然則吾人之心。豈  
其用之无用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  
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為德之盛歟。  
○易曰。憧憧往來。勿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下學會通

卷十一

二十一



易曰憧々往云云者何也。蓋言天下感應之理順其自然何必心之擾而思哉。何必思之深而慮哉。蓋理原于太極本同歸也。但事物之散見不齊其塗不能不殊耳。而同歸者自若也。理根于人心本一致也。但此心酬酢不一其慮不能不百耳。而一致者自在也。君子亦由一理以善天下之施而普之无心順之无情耳。何以思慮為哉。

思是心之運慮是思之精。歸是歸宿致是極致。同歸以理之在事物言塗是所當行之路一致以用之在人心言慮是心之發念。天下事原只一箇理。但行將出來有千蹊萬徑耳。人只一箇心。但用將起來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而然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

用思慮。重在同歸一致上。致就以歸為致。慮就以塗為慮。何慮與百慮不同。何慮人為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要識得同歸一致者。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故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慮而未嘗慮也。

程敬承曰。人之憧々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孰知天下空体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哉。歸本自同。奚後乎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于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々思慮安所用之。要玩天下二字。蘓紫溪曰。往來是吾人不能无者。所病者憧々也。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著意于往來者。則

卷十一



營以思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明其不必思慮也。所謂一以貫之也。何思何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矣。憧之之害也。下文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為吾人學問張本。

○月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生焉。

嘗觀之造化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則或明于晝或明于夜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則

由春而夏由秋而冬而歲成焉。日月寒暑之往者非有心往也。氣机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者非有心來也。氣机息而伸也。屈以感來者之伸以應往者之屈相感不已而明生歲成之利生焉。是造化之屈伸往來一感應自然之理也。此往來字即承上憧之往來字說一節要模寫得自然意出。如云日往而月自來月往而日自來是也。蔡云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相推即明生歲成非後一層。往來之序在外可見屈伸之氣在內不可見自然之常理在屈伸用相感相字不必泥。只重屈之感伸不可說伸又感屈一屈一伸即是相感。楊氏曰往則氣消矣故曰屈所以感乎來則氣息矣故曰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



而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來而伸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烏不感則不應。即非利矣。利猶功也。明生歲成就是利。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又推之物理焉。彼尺蠖之屈正以求伸而行也。尺蠖无心也。龍蛇之蟄正以存身而奮也。龍蛇无心也。物理且然。聖學可知矣。彼心之裁制為義而神即義之至妙者也。君子精研其義。至于幾微必察。以造于妙不容言之地。則有真知。斯有妙用。而千變萬化。從此出矣。用不于是致乎。義之泛應為用。而身則用之。由行者也。君子利其施用。至于身无不安。以游于无入不得之

則有實行斯有真得。而高明廣大。從此極矣。德不于是崇乎。此下學之屈也。

尺蠖四句論物理如此。以下併下節俱言聖學自然之理。求信求字不着力。尺蠖不屈則不伸。龍蛇不蟄則不奮。皆出于自然。非有心也。吳一源曰。此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入養靜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在言表矣。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不是兩時候工夫。全重精字利字。精義故入神。入神方為精之至。利用故安身。安身方為利之至。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而通。無心于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



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静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无事中来。无

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精義正于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之竅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

不精到。是為入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

也。潘氏曰。精義入神以致用。盖得其同歸者。而殊途皆合。得其一

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看朱重精義二字。二段詞

若平。意實聯合。程敬承曰。精義二字。是一聖巔義者入而出。而

沒入者也。精義而入于神。是到微妙人。得處。以微妙處即于

變萬化。所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來。件件求得停妥。此身

自不受捏杻之病。而安言安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寧謐。萬理疑原

殊合為同。百融為一。德之所以崇也。利用乃致用。所就德即精義

而有得于心者。

○迨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義未精而求精。用未利而求利。此机在我者也。我所以知也。義精

矣。用利矣。迨此則机非在我也。非我所以知也。至于窮天地合一

不測之神。而心與无動无静者同机。知天地推行有漸之化。而

行與一闔一闢者同運。此則義精于无可精。利用于无可利。德

極其盛。是以本吾心自然之神通。極于天地之神。本吾心自然

之化。妙合于天地之化也。此上達之神也。向非精義利用。曷克



承崇德  
宋佳

臻此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耳。奚思慮為哉。

過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字即下窮神知化境界。然  
造有淺深。理无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  
用猶待思勉。到那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勉耳。神化只一理。以存  
主言曰神。以運用言曰化。德盛非崇德之外。别有盛德。只是由崇  
德造到熟處耳。

如前講俱依舊說分承精義利用來而窮神亦貼精義知化亦貼  
利用盛德亦分內外。看來既重精義則過此字宜單承崇德來  
言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將復何所施。吾力容吾心哉。故過此  
不必更求知也。過此有知則非自然之知。雖懂。奚益矣。窮非窮

究之窮。盡之窮也。窮盡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非知識之  
知。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此皆德之崇者。恭  
到極盛處而自致耳。何思慮之有。

方魯嶽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  
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  
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此而談神化乎。

葉爾瞻曰。此節一氣說下。過者轉境不雷之詞。知曰或知非一定  
之真知。是起念反迷。所謂意障也。未之或知。智識俱忘。是為神化。  
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  
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知之。

下卷會通

卷十一

三十三



知或知  
思慮

即化是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吾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而已沈德培曰殊塗百慮往來屈伸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處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不必于思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為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為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困于云云何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進而有成退而有據身名兩全者既度其身又度其人也今九四剛而在上如石不可因也三不自量欲去之以邀功適以貽訕而名必辱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不可依也三不自擇欲依之以圖安祇以賈禍而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雖有上六之應如妻之象身且不保妻其可得見耶

劉備遣眾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奉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易曰公用云云何也蓋隼者執害之禽也猶小人之奸險也弓

下卷會通 卷十一 三十一



丁卯年... 卷一... 三十四  
矢者射禽之器也。猶君子道德為威也。操弓矢之器以射禽者，人也。而用道德之威以去小人者，則存乎得時用事之君子焉。君子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杆櫓。解悖之器，素藏于身。然後待可為之時而動，則動中機會，何不利之有？是何也？器者動之本，時者器之用。惟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則其推行有本，其設施有權，動而不括矣。是以不出則已，出則元亮以除，不有獲乎？上六所謂云云者，語成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也。

一節主解悖說，有獲以上泛論，末句方釋爻詞。重藏器上，不與待時並講。藏字極佳。天地藏諸用，聖人藏于密。君子藏器于身，大抵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苟銜于外，鮮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悖可解也。何不利且虛？說至有獲，正是无不利也。成器要根藏字來，器之不成，毀于輕試也。藏則涵養深，磨鍊熟，大器成矣。成而動，所以獲也。動字內有時字。  
吳因之曰：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才畧，只為悖，自見急于成功，不以時動，故敗乃事。此由不能藏以待耳。要玩一人字，天壤間撐持全在人。此其人即藏器于身之人，非徒自恃才具喜于有為之人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不仁可恥而小人不恥不義可畏而小人不畏然則小人以禍  
終乎非也。但彼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就其欣利避害之情  
可動之以福歆之以无咎故小懲于前大誠于後小人之福也

易曰云正小懲大戒之謂也

重一懲字。小人不可動以仁義止可歆以利害然以利誘之更甚  
于以害懼之也。懲非小人之福而大誠乃小人之福。即善積而  
名可成惡去而身可保故必止惡于初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掩雖  
欲懲之莫能懲矣。福者對罪大而言也。此是聖人生物念頭開小  
人以自新之門。見利二句不平須知小人之罪皆由貪利來利  
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自然不顧仁義所以觸忌犯

重在不

干冒三尺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乃成名之基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乃滅身之階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然所謂積者由小以積大也。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弗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一不善以為无傷則凡不善皆以  
為无傷。惡自此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是以罪大而不可解。易  
曰云此之謂也。

重惡邊積字。宜玩惡起于微禍成于著。小人豈一旦罪大莫解哉。



蓋由積惡使然但其初為不善也豈无畏忌之心不過以小惡為  
无傷耳及其无所懲戒果无所傷而後浸不已以至惡積罪大  
此皆以小惡无傷做成許大禍胎滅趾不防必至滅耳此大誠者  
所以小懲也惡即不仁不義而不去不為之心即不恥不畏之  
心也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  
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惧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  
噬嗑初九是也過不能止則為噬嗑上九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未然之防自古記之是故心若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心若亡  
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心若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君子有見于  
此故四方无虞可謂安矣常若危机伏焉宗社鞏固可謂存矣  
常若亡形兆焉獨舉目張可謂治矣常若亂階倚焉夫有思危  
思亡思亂之心必有圖安圖治圖存之策是以身安其位而國  
家可保于无虞也易曰云云此之謂也

危亡亂皆就心講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首三句  
泛論其理下就君子說不忘危必能保其安于未危不忘亡必能  
固其存于未亡不忘亂必能致其治于未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无危亡與亂之禍也。身安應安其位。國家可保。應保其存有。其治句。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祚則不忘之一念係之也。

前章言身安而德崇。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位欲當德。謀欲量智。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必傾。謀必敗。任必仆。鮮不及于禍矣。易曰。云言其才薄。知力之小。而不勝其任也。

德知力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不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任耳。自古人臣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莫不有幾。知幾者其神乎。即交際觀之。上交易諂。下交易瀆。君子不諂不瀆。是必能于諂瀆發念之初。覺之早絕之。力



不必  
增出  
兩字

耳其知幾乎。然所謂幾者，念慮方動而尚微，而一念之善，吉已先兆其端者也。豈易知哉。惟君子見吉之幾，即作而趨之，不俟終日之久而速赴焉。果何本哉。易曰：「介于石，則靜極生明，不用終日，斷可識。」凡事之幾微矣，但見天下事有潛晦而微者，即有顯著而彰者。有異順而柔者，即有勇敢而剛者。君子无不先知其幾，而圖彰于微，圖剛于柔。此誠見起物表，巍然萬夫之望也。非天下至神，孰能與于此哉。

知幾至終日，摠言知幾。易曰：「以下，是知幾之由。」知微以下，是贊知幾之不可及。神言心之神明，非如鬼神之謂。知幾其神句，是一節總領。

時說指恭與誦和與讀初分處為幾，非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乎。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處，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此子落在誦讀窠臼中，是謂知幾。者動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著凶，此處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几，即便斡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便是見幾而作。者謂見事之幾微，即須動作以應之。介于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昏于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于无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彰。即于微處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于柔處圖之，此正見

心是吉  
介亦  
手凶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此皆看  
微影四  
字與見  
凡而作  
更繁

幾而作不俟終日處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  
蘓紫溪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也自動靜有无之  
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无而不  
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  
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于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誦下交  
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也上交不  
誦不以逸樂之情誦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瀆乎下也  
不誦不瀆何以為知幾舊說謂誦不誦瀆不瀆之間非也此心未  
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  
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豫前

唯傳先  
見則吉  
可知不  
見故致  
凶此語  
可會

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  
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  
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意  
以孔程之說為當孔氏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  
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程子曰知微  
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未有微而不彰者柔  
者剛之始未有柔而不剛者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于彰知  
其柔又知柔之必達于剛所以為知幾也望是超出萬夫非人  
望之望  
陸氏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



貞元二  
字宜玩  
貞者靜  
動元者

○真知得也。想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无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後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于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于互見者趨言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固守。故曰貞吉。在復貴早覺。故曰元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无吝。

人心純之則一，復之則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彼其克復功至，寧有不善而常覺之自心止之自心，不待失而後復也。易曰：云即顏氏之學也。

氏即  
入知  
有不  
拘

此合上節一是介而知幾，貞体也。一是明而復幾，元体也。元即貞下而進也。分靜動見之知几者无動而非先見其吉。庶幾者動无悔而卒亦歸于吉。庶几不作近道說。庶幾即上文知幾。上言知几此言顏子庶幾分明以知幾歸顏子也。弟自其一間故曰庶耳。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氏之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正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先見之中如大明將升，翹颺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潘雪松曰：非真有不善也，使顏子待不善方知，非庶几矣。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也。此是心体常覺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心所以為神也。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体，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而復



行矣。是謂不神。聖人知幾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体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以氣升降，則萬物氣化而体質凝實矣。男女以精施受，則萬物形化而生，不已矣。夫天地兩也，絪縕兩而一也，惟一故醇而造化所以无穷。男女兩也，構精兩而一也，惟一故生而生物所以不息。此致一之道也。故易云：言去一者之間，所以合兩者之專，即天地致一而化醇，男女致一而化生也。

絪縕以氣交，化醇亦以氣化。構精以形交，化生亦以形生。天地絪縕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穷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致一，謂專一合兩者而為一也。鄭孩如曰：此節雖指交道，但承上知幾二節來，則一者幾之未分者也。致一而不使分，則有善无惡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夫求益貴于有恒，故君子動以率民，不遽動也。身有順理之安。



而後動言以令民不遽語也心有和平之善而後語求以取民不遽求也上下之情意交孚而後求修此三者立心之恒可知矣故動則民從語則民應求則民與益道全矣若危逆以動必悖理誰其與之怵迫以語為悖道誰其應之交未定而求民必以為厲已誰其與之莫之與則必奪君之有而傷之者至矣易曰云云者正以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立心勿恒是以凶也

重在君心之恒三者俱就平時自修之道非臨時如此故摠謂之恒修者脩之于平日也脩到安身易心定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尤不得矣故曰修此三者故全是完全无缺即民與民應而益之倫也危動以下正與上相反两个民不與不同上是歸與之與下是取與之與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恒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摠繳**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机求益反凶見无恒之為妄幾摠引之以示安身之道于義貴精不誠不明懂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欵

**乾坤其易章全肯** 此章論先後天之易備夫理而妙夫用通章重因二以濟民行句陰陽二字是一章骨子首節以伏希昼卦言二節以文周係詞言伏希非不能詳以告人而太上淳龐何待于言文周非不欲忘于无言而民偽事煩言有不能不悉者惟特有



盛衰故易有詳畧。聖人立教惟其時而已。夫易二節俱是後天係詞。有以後二節無先天後天者非是。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賤至動。无非陰陽。變化。究歸于一。入日困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像其理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立言。衰世之意。即是无言之蘊。不過于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詞哉。体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伏羲畫卦。始為乾坤兩畫。其易書卦爻從出之門。耶何也。乾坤皆以模寫陰陽者。乾体一而實性動。而健陽物也。坤体二而虛性靜。而順陰物也。有陰陽。則相摩相盪。陰陽合德矣。而八卦六十四卦之剛柔。有体。有頭。而天地之撰。陰陽變化之迹也。剛柔有体。則有以体之。而形容其似矣。微而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理也。剛柔有体。則有以通之。而發揮其妙矣。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乾坤易之門。至有体。言諸卦由乾坤而成。此乾坤為易之門也。門與溫不同。溫是易所包蓄。門是易諸卦所從出也。乾坤以兩儀二畫。言陰陽謂之物者。乾坤是聖人所畫形質。以象陰陽既有形質。便是物。合德是奇偶相交。蓋宇宙間无獨陰獨陽之理。陽之動



一書會通 卷一 四十四

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于陰而成陽者。未有不合于陽而成陰者。易模画其陰陽。却有互根不已者在。為八卦為六十四卦。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為神明哉。撰如雷動風散之類。德如健順動止之類。揔來不外陰陽。侷一、侷貼出來。與丹青抽画相似。通即曲暢旁通之通。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  
葉尔瞻曰。以侷根本上有侷字來。以通即侷之所通也。撰猶事。謂造化作用事幹。撰出以示人者。天地之撰。无非神明之德。以侷天地之撰者。便以通神明之德。通神明。乃見陰陽合德之妙。

知所撰  
知雷風  
為物雷  
動風撰  
剛其德

陸庸成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組緼。總是一机。為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風雷山澤。皆乾坤之無盡藏。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禪之机。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灵。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夫先天之易。本陰陽以盡意矣。後天之易。豈外陰陽以盡言哉。是故周文係詞。其稱名也。或假物象。或寓事情。雖紛然雜出。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何差謬之有。此何意耶。于稽其事。類蓋緣皇風下衰。情偽日滋。古今希覩之事。聖人一、經歷之。是以

卷一 四十五



思不得不深言辭不得不詳耳然則稱名之雜非聖人意也時  
也  
此以下論後天之易稱名是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不越是于理  
无差謬類即卦爻中所稱之事類意是思慮也衰世之意謂衰世  
民病事煩聖人經歷許多情狀而後思慮及此若上古盛時思慮  
何嘗及此也

陸氏曰有種之物斯有種之名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  
者不備故于体撰處立名即于通德内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  
挽衰世之風則立象足矣何必煩稱耶 蘓氏曰陰陽二物也其  
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  
合德而剛柔有体合德故雜有体故不越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固雜而不越矣而何理不備耶如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  
者曰往易則彰其一定之理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者曰來易  
則發其几先之故顯而事為陰陽之迹也易則言事必根極理  
與顯者微之幽而性命陰陽之理也易則言理必托諸事物幽  
者闡之天下名分不可亂也易則因陰陽定分而稱之各當其  
實天下物類不可混也易則因陰陽成質而別之各從其類以  
至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言何有不止耶吉凶  
趨避皆自陰陽得失之情以判之辭何有不斷耶是易也体天



地通神明无不備矣

夫易之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也。著詞一邊。上二節俱本陰陽說來。此數句亦以陰陽貫彰往即藏往。所謂明于天之道也。察來即知來。所謂察于民之故也。微顯是于至著中寓至微道理。即神德行也。闡幽是于至微道理闡明在至著中。即顯道也。朱子曰。顯者是粗迹。便推原幽隱的來說。幽者微妙。便就顯處發出來。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總是一箇物事。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係以詞而開陳之。當名乃名分之名。如君臣父子貴賤上下之名。各當其分也。辨物如火炎上水潤下牛順馬健之物。使各歸其類也。正言辭也。如元亨

不必拘  
註疑開  
而有誤

以彰  
往察來  
而彰  
亦不  
可平

利貞潛龍勿用之例。皆正言示人也。斷詞占也。或曰吉凶曰利不利皆斷詞告人也。開字直貫至此。以見其開陳之備矣。總承上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無摠。无遺。非是視先天之易為尤備也。葉爾瞻曰。往寓乎來。而出于往。故彰往察來著而字聯。往來有頭有幽。故更著而字聯。所謂彰察只在名物言詞。故又著而字聯。陸庸成曰。易冒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矣。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之未然者。摠不出于往之理。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闡發。名必稱實。物各有所論。道理毫无回互。論占決初无兩可。作



撰通德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備焉。惟其彰往察來。无不備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詞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二。故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自所備之中。詳論其妙。其稱名也。擬議一物之小。而所取之類。皆陰陽變化。何大也。其立旨也。包涵三極之遠。而所發之詞。皆陰陽錯綜。何文也。易之言多委曲矣。而于理未嘗不中。易之事常敷肆矣。而于理未嘗不隱。皆所謂雜而不越者。易詞之妙如此。

此其用豈有他哉。聖人憂民。二于趨避。而欲以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失得之報也。此後天之詞。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者也。

首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句。有陰陽。取類者。陰陽之類也。詞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須抑揚其辭。以贊其妙。重取類大等邊言。稱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燦然有條。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皆中于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本于至隱。豈淺近之書哉。此後天之詞。不越乎先天之卦也。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



至矣。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二之有失得故三也。明失得之

朴而詞却文彩也。因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于一。故俗淳事簡。有得无失。有吉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于二。故淳者漓。簡者繁。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于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此報一明則疑于行者。明微于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為世道至矣。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二之有失得故三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耶。

易之興也。章全旨。此章三陳九卦以示人處憂患之道。見作易之有憂患也。反身修德。處憂患之道也。聖人无憂。德之不修。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處患者无其德。故首節先言在入為九德。序有不容紊者。次節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彌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伏羲而中微于夏商之末。至文王係彖。易道大明。是易之復興也。其于中古乎。然文王係詞而當姜里之囚。操心危慮患深。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當憂患作易。則易之為書。无非教處憂患而已。

看來此承上衰世之意來。則憂患二字。宜照蘓紫溪不必扯文王



意以  
慮大  
言于  
意因  
承更

與紂即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无日  
不為身計。亦无日不為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  
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无怠无荒。  
皆此心之憂患。自不能已耳。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然處憂患之道。无如反身修德。試舉九卦明之。德修于踐履而  
履與謙有焉。致禮治躬。則德有依據。可日進于高明。非德之基  
乎。然始基不足恃也。惟謙則知敬謹。而心有持循。非德之柄乎。  
德修于存養而復與恒有焉。謙以行禮。則制外養中。善端復矣。

一念之復。即萬善之根。抵故復為德之本。然復而不守。雖得必  
失。得一善當拳拳固守也。故恒為德之固。持守雖固。私欲果盡  
去乎。損則懲忿窒欲。盡去其人欲之私。又為德之修矣。克治雖  
嚴。天理果盡。純乎益。則迂善改過。充長其本然之善。又為德之  
裕矣。德雖裕于常。未必不変于困。惟處困之亨。不亨。吾德之至  
不至。可辨矣。德雖亨于困。未必不渝于終。井則德性堅定。終身  
于斯而不変矣。然可與立者。未必可與權。巽則順入于理。隨時  
制宜。而為德之制也。

此言九卦之德之序。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  
修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用上說。人之修德。先務躬

履得序  
意



履是踐  
履不必  
言禮亦

行實踐而踐履之際必藉此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以為憑藉依據  
之地然後德由此立故曰德之基、積累之所始也。一說履即  
踐履不以禮言、踐履從實地上行可以自下積累而上矣。謙  
不必說禮只說踐履為是曰基猶然始基尚未厚積驕心傲氣不  
足恃也當執持此謙柄者人所執持也。復德之本、根也復者  
陽之始生良心為道之根也擴而充之在我而已本與基不同基  
以行之積累言如築有人基趾本以善之根抵言如木有根本枝  
葉從此生也。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曰固。脩者去  
私裕者長善。德至于有餘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驗之處困而  
亨、養之規也故辨德以困也。人到得處困不能易他骨中涵養

已定无喪无得動靜常疑可與立也故曰地、與固不同固是就  
所得而守之猶是勉強地則自得而居之安乃成德境界施用之  
妙皆由此出矣。既可與立則胸中有个把持自能巽順于理以  
制事变制裁制也如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短長无不如意也朱  
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凡要制事須是將心入事裡面去順他道  
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將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  
錯了。  
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為基也踐履之始所積无幾謙  
以持之有基无壞矣踐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即  
存養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充得滿夫萬善

卷十一  
五十一



完滿亦萬境順適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矣德至于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然後能巽順于理以裁制事變也要識得順理制變妙在善入巽順而入徹于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故本義用然後二字張幼子曰前八卦皆治已而以實踐為先後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為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一說九卦重困謂困與憂患相應始之修德于此乎證後之侔用于此乎始也故困非所以修德為諸德之辨姚承菴曰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而特取九卦者凡人當變故時自然收斂樽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以至神明變通處故取九卦言耳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并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九卦之妙何如禮非強世若甚和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毫不容增減而至焉能謙則我自卑而人自尊之我雖自晦而德自顯著也善端初復亦云小矣然理欲之介炯乎不昧辨于物也德既有恒雖處紛雜而吾德中存獨覓其意味之長不厭也損主懲忿窒欲初固難矣然克治既久習心潛化後何易也益主迁善改過日克長矣然善復吾固有過去吾本无曾何設也困則身窮而道不與俱窮无入而不自得者何通如之井則安定不搖而可待天下之感是侔雖靜而用則動也巽則稱物之宜而

卷十一  
五十一



候其應用之迹是用雖顯而机則藏也

此贊九德之妙。頌抑揚說重下半。和而至。謂順乎人情止于天。則也。尊而光。謂德不可踰名不可沒也。復小非以一念為小。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体自是小而不容淆也。所謂几希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雜而不厭。人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而常德固守于已。毫无厭數。不以外而喪所守也。如曰避囂以求靜。非能靜者矣。先難後易。愈難平。欲難遏而猛省一着。自漸漸熟而安之。何難也。長裕不設。着力處俱在損之先。難時了。至于益不過長其善心。以造于充裕之地。不用安排着力而然。設者長也。不設則无侈張欲速之意。乃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超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井居其所不動也。迂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君未便說到井養不窮。特就全体内預許其能待天下之用耳。巽為德之制。如持權以稱量輕重者然。但權變在事。神机在心。有非人所能測其際。故稱而隱者。委曲善入。不露形迹也。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九卦之妙如此。其用何如。行已非禮則乖戾不和。是禮所以和其行而使之中節者也。行禮非謙則倨傲无本。是謙所以制乎禮而出之以遜者也。以復而用之。則已自覺悟而良知不為私



欲所蔽以恒而用之則久暫不搖而天德不為事物所奪用損之懲忿窒欲而已私物誘之害遠矣用益之迂善改過而進德修業之利興矣用困之窮而通而怨天尤人之念絕矣惟井休能近則安而能慮故析經事而知宜惟巽德為隱則入而善出故達變化而知權九卦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事也何憂患之難處哉

此九卦之用根上節來惟和而至故可用之以和行以用也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為者故用履以和之制節制也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于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于矯

百知二  
既俱可

強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一說自知猶自主也人心放逸在外方寸中便无所主善念既復則中常惺々而自家有主矣一說善端之存獨知之契也謂心獨覺而不蔽也一德者一其所復之善謂心不二而能久也遠害遠其害于德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興利興其利于德者自有自裕无待外索強求其利未必興矣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自得于心故怨尤之意消辨義井養不窮之用也井以安靜為体中有定体故籌度之慮精辨者是非可否辨別精明不爽毫髮也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也行不定在一處行权亦不



洪亮山曰德始于踐履而终于行權。之為用大未易言也。游氏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美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

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于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

陸子靜曰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利其外。復而先以履謙。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之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

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源。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逗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矣。

易之為書章全旨。此承上章說來。上是論處憂患耳。此論憂患之故。欲人常自戒懼而不涉憂患之途也。通章總是贊道之要。迂重變字。易一變也。易之有辭亦變之所為也。二三節是變之警人。末節正教人善用其變。要者不可為典要。與既有典常。二義融透。不可為典要者。固此卦爻之變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之變也。卦爻未始有定。變而未始无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也。易中言貞神易貢。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本即言趨時。曰度曰故。



曰方即不可為典要內未始无典常在也。非變則員而辭則方也。一說屢遷以變言二三節以詞言末節示人由詞以達變也亦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易之為書其可遠乎所以不可遠者以其為道也屢遷屢遷何如道不外九六也九六變動不居方所周流于一卦六虛位之間以兩位言則或上而或下也以一位言則易剛而易柔也此豈可以一定之典要拘之哉惟變所適而已變在上則上變在下則下變為剛則剛變為柔則柔變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其屢

玩一遼  
字見遼  
之所  
是無定  
中之有

遷如此

為書句一章大旨屢遷又是一節搃頭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蓋易道至變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為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隔遠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連屬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交叠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屢遷故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為剝坤之一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為姤是位之屢遷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為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為是質之屢遷也何典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適即遷也下文適于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慎適于憂



故即是  
其出入  
之度

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生得失大抵束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乖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然非幻而未有則也。其出也以度而使人知懼于外其入也以度而使人知懼于內不特此也。于出入以度之中喫緊懼人處尤在憂患又明其凶咎悔吝所當然之憂患與夫所以致憂患之故使人常懷兢惕惟恐一失其度或陷憂患之中雖无師以訓之保以輔之如臨之以父母而不敢忽也。易令人畏如此如之何可遠耶。

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變所適來適出適入即道宜出宜入

而確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即无定中之有定即下所謂典常也。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有惧心焉。知惧謂獨知之地戒謹恐惧也。使謂神机自動若或使之也。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專言憂患更覺喫緊警策而戒惧之至比上深一步矣。故云云。子瞻曰憂患之來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心而怠于避禍矣。故明憂患又明所以憂患之故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愛敬本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此二節俱就變言總足明屢遷之道度即道也。出入有度正其道之屢遷作事而无不在也。下節又者言卦爻之變明于其事

下繫會通 卷十一



欲入知為憂患而避也。明于其故，欲人知憂患所由致而得避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屢遷，侂事而无不在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凡人不能達變，則抱尸問易之餘，因所值之卦爻，由詞以度其理，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昭然于詞之中，不可為典要者，既有典常之可守矣。夫以不可為典要者為典常之可守，則至常而至變者，必其神明嘿成之人心，具一變方能通易變于不窮也。不然，屢遷之道，虛行乎哉。

特說謂變无常而詞有常，故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似此則變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即道之所遷，道以屢遷為常，可率詞而揆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无二理也。方即度字，典常即方也。即以變為常也。沈德培曰：其有典常者，即是不可為典常者也。即統是不可為典要，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个初字，便含終意，說一个既有字，便含未了意，說一个方字，便含无方說一个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无方之方，必員神者能肖之。无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其人非泥詞拘方而謂其人，以會典常于不可典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易道以變為常，行道必通常為變，不然踰度固遠也。斤循度，所謂毫釐千里，亦遠也。雖行而實非行也。故易之遠，于无其人也。有其人，則實能行而易在我矣。

行有法  
意



陸庸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体无定用故屢近者變也不可為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体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易之為書也原始章全旨 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重爻一遑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又在二五居二体之中也時

物二字是提頭二節以下俱發明時物相雜之義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之為書有卦有爻卦之質何以成哉必原一画之始而要六画之終則貞悔全内外備而一卦之廣成矣若夫卦之六爻或陽位陰居或陰位陽居而相雜也惟其時物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体之可拘也時說謂上二句論卦下二句論爻不知六爻不出一卦舉原始要終以為質者正論六爻所由成耳 通節以觀易者言卦爻據見成說非聖人立卦生爻時也原要二字不着力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非下三画為始上三画為終也 相

一氣  
說下卦  
既以始  
終而成  
是六  
爻相雜



雜如初三五陽也。而陰或居之三四上陰也。而陽或居之非剛柔相間也。時六位之時指卦中逐爻言非趨時之時。剛柔即是物也。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節揭一質字以定其大体。又揭一時字以看其妙用。体有定而用无定也。

○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而難知。上則其理明顯而易知。何者初在卦為本。則微露其端故難知。上于卦為末。則已闡其蘊故易知。故退想聖人當時係初之辭必擬其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輕率也。至于係上之辭不過因初之象。

占卒成之耳。何待擬議哉。

此初上時物之難易不可說。質未明質已成。蓋此乃成質後係辭之時。只以画中所具之理言。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詞而然也。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而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上二爻固足談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陰陽贖亂之物雜而陳之剛柔中正之德撰而出之如物之純德之善則辨為是物之



雜德之惡則辨為非若此者不兼中四爻則物雖雜而萬物之情豈盡類乎德雖撰而神明之德豈盡通乎是非雖辨而得失之報豈盡明乎信非中四爻不備而初上未之備也此言中爻之時物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如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此即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明失得之報也非中爻不備見得初上非不有之然擬于初者未詳成于終者幾盡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不一而詞占之擬議甚詳耳德與物是非要看一串德即物中之德是非即物與德之是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六爻既全則吉凶存亡之理具矣噫人欲究極天道存亡人事吉凶玩六爻之詞居然可知矣此特自衆人言也知者惟據彖詞觀之則吉凶存亡之理雜陳于時物間者已識其槩而所思過半矣然天下不皆知者也中四爻可不備乎

存亡者陰陽消息吉凶者人事失得承上是非來蓋有是非則存亡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居者无待于動也知者二句不重甚言六爻不可不備也見得天下知者幾人使六爻不備則百姓之愚將有賢者矣故未復以中四爻論之

龔蒼括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智者觀之無待於爻蓋

安要  
於應承  
中四爻  
小與前  
與



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承者又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以二四爻言之，二四皆陰爻，皆能為柔順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遠近之異，故其善有不同。二非无懼，而譽常多，何也？四位近君，動有僭逼之嫌，故多懼也。觀四之多懼，由于近，則知二之多譽，由于遠矣。夫柔之為道，非附陽剛不能自立，不利遠者，二柔也，而遠于五大，要得无咎而多譽者，以其用柔得中也。惟柔中則張弛合宜，不過于柔，故多譽也。觀二之多譽，由于中，則知四之多懼，由于不中矣。

二節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前雜物節，摠論中爻之備，不曾分析何如。此復因同辨異，功者力量所能，善者時位所值，善即善，俱所謂德行也。譽與懼，皆人臣隨位自盡之善物也。用者德之用也。柔中只重中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柔而不中，安能多譽乎？要識得多懼多譽不在位，而在德居位者，尤以德為本。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以三五言之，三五皆陽位，皆能為陽剛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



君臣之異故其善亦異三非无功而凶常多五非无凶而功常多何也五君位而貴則操得為之權故多功也三臣位而賤動有掣肘之患故多凶也要而言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委靡不振君臣胥失其道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也不亦危乎以剛居之則剛毅有為君臣各得其職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也其有不勝耶是知遠近貴賤所謂物也剛柔中正所謂德也齊慎凶功是非之辨也自非中爻何以悉備哉觀彖者可忽意于斯耶

五君位也何事任與三同也君相擬以天下國家為事故其任大責重同也若柔儒便不勝任惟陽剛方能為耳蓋二五皆剛位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是謂以剛居剛其才力更无陰柔之雜也以六居三以六居五是謂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者雖以凶則不可言善亦由二四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較也觀上節末句煞到柔中此節煞到剛則人臣以德為本可知矣

廣大悉備章全旨 此章俱見易之廣大悉備意天下之理三才盡之易之三画已具三才六爻總是三才自爻以下名物不一莫非三才之散殊此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事亦自有易後看得作易時有此道耳胡雲峰曰前章始以貞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体故

少道字

下卷會通 卷十一 六十一



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並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其統之无不包析之无不密廣大而悉備者乎何

也天下之道盡于三才方易三畫成卦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

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三畫具三才矣又兼此三才而兩之故

有六畫六畫非他也上二爻即天道之陰陽也中二爻即人道

之仁義也下二爻即地道之剛柔也六畫亦三才之道矣

廣大悉備是一章冒頭悉備又承廣大來言易書含蓄得多包括

得盡而其中无一不具也有天道以下言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

是三才易之小成大成无非此一理之統貫豈不廣大悉備廣

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

而得者也兼兩即是因重言兼此天地人之道而加一倍只是兩

之也三才有兩不惟有天道而又兼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

而又兼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兼有地道之剛柔矣

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

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聖人

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道有變動故曰文、有等故曰物、相雜故曰文、不當故吉凶

生焉



夫易備三才之道則爻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矣故道之變動不拘周流六虛則謂之爻者交變之義也爻之比應承乘有遠近貴賤之等故爻不專謂之爻亦有名為物者以爻之等猶物之不齊故也物之剛柔雜居有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相間故爻不專謂之物亦有名為文者以六位錯綜猶兩間之經緯故也以至是文也有以剛居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柔居柔剛居剛而位不當者則其義互有得失而吉凶生其間矣可見爻者道之變動物者道之散殊文者道之昭著吉凶者道之淑慝莫非三才之所貫也易之廣大悉備信矣

此承上三才之道歷舉易中所有之名物莫非三才之著見也

爻作主物文吉凶皆根爻來有等相雜不當皆根變動來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無論矣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變動不是陰陽老少亦不是初剛二柔只是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爻初潛二見三惕四躍因爻取義便是變動物即惟其時物百物不廢之物文即柔文剛文柔之文不當非謂當即吉不當即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可添出當位柔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蘓紫溪曰天之陰陽消息無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仁義迭



運不居。而爻以効此也。故曰爻有爻則上下以辨貴賤有差是三才開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柔來文柔柔來文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易之興也全旨。此原彖辭所由具而因以見聖人憂世覺民之情。前原易興于中古遂連贊易之為書者三一則以有詞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詞而彖文始著一則以有詞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繫之以詞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意其在斯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復興也其時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事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文王以是德當是時遇是事故其所係之詞皆有警戒之意而危焉詞之危也何如蓋以危懼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平而謂其有和平之休若或使之平焉以慢易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傾而謂其有傾覆之禍若或使之傾焉夫危易必異而平傾頓殊玩其詞味其意自不得不凜凜于心可見詞之危矣然是



危平易傾之道所談甚廣凡天下百事平者皆生于危傾者皆由于易孰有廢此哉然聖人發之于詞何以危傾之道啓人畏慎之心慎之始又慎之終大要使之保其平而免于傾摠歸于无咎也此之謂與民同患易之道也

易興于末世興于盛德者須玩一當字非末世則民偽不滋非盛德則易道不傳非文王囚羑里而處憂患則憂危慮患之心不深故易詞之危當自履憂患中來上危字以警戒言下危易以人心言危平易傾皆就詞言而人事暗講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詞而為易傾益以惕人之危也危者作事必圖萬全理當得平安故易詞係之以平如吉利无咎是也易者凡事无所顧慮理必致傾覆故

易傾恐人以易致傾是海危

易詞係之以傾如凶害悔吝是也使者易使之也點一道字見得世无偶至之福亦无倖免之禍必理所當然此聖人據理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始懼也百物不廢正是道之大處懼以二句指出詞危緣故夫福莫大于平莫大于无咎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人不敢生一易心而要歸于无咎耳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易而以終為貴无咎平福也懼而要无咎即危平之意易之道即教人以危懼求平安者也故善用易者惟存一懼心而已

馬常伯曰二道字相應平傾事也所以平傾由于危易此精蘊處





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章全首。全章在知來截上言聖人具心易之妙不假易而知吉凶。下詳聖人休易之事使人以易而知吉凶。末節不過即人之詞以明易詞之以情迂耳。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通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覆發情迂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吉人常少其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迂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易簡知險阻貫

陸氏曰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言之先見只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為險為阻而凶害悔吝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以示知皆恒易恒簡中自呈之。神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也。象變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无窮而摠窮于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迂因變動而无定然。无二情也。即情迂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得可概見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太極之理一也。分布于乾坤而體會于聖心。自其心純乎理有乾之名自強不息極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不可屈撓其本德而見之行迎刃立解易矣。而于危机所伏則不冒進為知險焉。未嘗以易心處之也。自其心順乎理有坤之名安貞無為極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無煩擾其本德而見之行。所無事簡矣。而于憂患所值則不輕試為知阻焉。未嘗以簡略蹈之也。此承上章言聖人得處憂患之道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乾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兼乾之健則會易知之

所謂  
知上  
吉

理而恒易自其兼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無險故險之理舉歸坐照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觀于水天為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為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著意去知之也。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非易簡蓋由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非待已險而知險已阻而知阻也。彭山曰至健至順者健順之極而不見健順之迹也。恒者恒久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為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為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非健順之至矣。程記曰健則遇險亦易是為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為恒

易簡自  
尤險阻  
而曰險  
世者為  
一憂  
憂而  
言

卷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簡

蘓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

故无事而易簡所涵理自融洽善以觀其悅心之妙烏有事而易簡所應哉尤詳審吾以觀其研慮之妙烏由是不險阻而吉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亶亶成其趨之易簡而已矣險阻而凶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亶亶成其避之易簡而已矣

時說首節聖人得乾坤之理而前知也二節聖人所以前知之故以有心易之妙也三節有可知之理以明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而前知者正在此也今據新說此節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于險阻非推原所以知也上節易簡便是知之原矣悅心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事未來時這事理見得精透毫无牴牾阻滯自然歡忻浹洽是悅諸心既理會得了事到面前又把所知之理更去研磨一番熟思審處不使有毫厘之差是研諸慮時說吉凶二句照本義分屬言悅心則吉凶之理皆其胸所素識故險阻與不險阻必先知之而有以定吉凶若使理不融貫則不能裁決事幾如何定天下之吉凶研慮則參伍錯





綜足以有斷險阻、避之不險阻、趨之若使慮不研審則  
為事怠忽如何成天下之壘、看來此說最穩但如上講不分屬  
亦佳 要識得通節根易簡來悅非安排研非強探一易簡也吉  
凶藏于无形至難定也壘、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一  
易簡也

看天下  
字又一

蘓紫溪曰聖人之心、乎天下聖人之慮、乎天下既自知險又  
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壘、總是易簡自然之功用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其自然之知豈待卜筮哉亦理之先見耳天道有變化而消

息以殊人事有云為而得失以判此理之著于明者可象也天  
道有吉必有禎祥以開先人道有吉必有休徵以呈兆此理之  
通于幽者可占也聖人以吾心之定理而象貌之則險阻之一  
定者灼知其故矣以吾心之先見而占度之則險阻之未來者  
預識其几矣此皆聖心之易簡藏往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  
可占决也

朱子曰此節上二句是說理如此下是聖人即理上知得在陰陽  
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惟其理如此故象之而  
知已有之器占之而知未然之來 天地間只是箇理聖人亦只  
是知得這箇理其所以悅心而定吉凶研慮而成壘、者不過以



此理定之成之耳。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乎此也。所謂理因  
慮審。乎此也。所謂悅心研慮。即此象字占字意。所謂定吉凶成  
盪。即此知器知來意。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云。指言  
為指行。即出入進退與日用應酬之類。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  
有祥矣。有吉事即有吉祥。如在變化則先見于垂象在云。為則先  
動于四体。大抵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而出。皆是吉事。背了吉  
方稱凶事。不必增入凶事。一定曰器未定曰來。象是比方之謂。以  
其理本一定。故一比方而可知。占是考究之謂。以其事應未至。其  
幾甚微。故必考究而後知。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一說象事占事通頂吉事有祥。說潘雪松述曰。變化即乾坤闔闢

不拘分  
頭在

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為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  
為无停机无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  
見而為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  
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為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  
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  
而知。故曰占也。  
蘇氏曰。天道變化无停机也。人事云為无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  
祥者。則在吾心。為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  
象之。則千百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百世  
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遺于聖人之知哉。聖人而知器知來

不妄言  
卷十一  
七十一



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矣。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壘。此之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无卜筮而知吉凶聖人能之而非百姓與能也。易可无作乎是故天地設位則变化云為吉事有祥者之理行乎其中。此天地所能也。然无心之化難以告人則其能有未全者聖人以知器知來者作為易書是天地所不能者得聖人而成其能矣。由是人欲定吉凶成壘也。既先謀之人以審是非復抱尸問易謀之鬼以决趨避則知器知來不惟聖人能之雖百姓之愚皆可。以易知器以易知來得與聖人之能矣。

此聖人作易使人亦得以知險阻也。從天地講起者天地乃易之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至于百姓與能則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不墮于險阻矣。楊氏曰百姓與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聖人作易何如易有八卦或以純陰純陽之象告或以雜陰雜陽之象告易有爻象或以全体之情言或以一節之情言然象

下卷會通 卷十一 七十一



之所告情之所言莫非吉凶如何見之蓋卦爻中剛柔雜居則  
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吉凶可見矣象之所告以此也情之  
所言以此也非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得以與能哉  
此與下節正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揔不外象詞  
變占八卦以象告爻卦之易也爻彖以情言係詞之易也變動以  
利言推變之易也吉凶以情定占之易也八卦合六十四卦  
在內象指卦畫未有詞也故曰告情是卦爻所具險易之情如下  
愛惡情偽是也言即言象之所告剛柔二句揔申乃所以告所以  
言也

程敬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

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為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  
之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象之詞乃始以情言于是象告  
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吉凶居然可見此百姓所以與能也  
見得聖人係詞皆本于卦畫自然之象而爻彖所發乃情之不能  
已耳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

夫有象詞必有變占方樸尸之初老少未定所謂變動也此雖  
未成卦爻而趨避之利已寓非以利言乎及求卦之後而占決



相感皆相  
取感皆相  
而劉柔  
羅居之  
相推未

已著必有吉凶也。此則因卦爻之情消息當否之異為之迁徙。非以情迁乎。情迁何如。卦爻有愛惡相攻者為愛相攻。如中正相與。故吉生。惡相攻。如不中正相與。故凶生。有遠近相取者為遠相取。如有他不燕而悔心生。近相取。如乃亂乃萃而羞吝生。有情偽相感者為情相感。則為道義之交。而利生。偽相感。則為私邪之合。而害生。凡易之情。近相得。固為貴也。遠不相得。亦无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致凶者此也。或以偽相感。致害者此也。且以不善相取。致悔吝者此也。夫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也。而各惟其情如此。故曰吉凶以情迁。

此主口卦上者變動是卦爻所值之變動。即爻象動乎內。吉凶是

卦爻所值之吉凶。即吉凶見乎外。一是變。一是占。是故以下皆吉凶情迁之實。亦由變動來。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是吉凶固以愛惡之情迁矣。至若悔吝以遠近之情迁。利害又以情偽之情迁。則悔吝利害非吉凶之屬乎。情偽遠近非愛惡之屬乎。此三者總之。足以致吉凶。然而位近者吉凶尤多。故凡易以下槩以近明之。吉凶重于利害。重于悔吝。故總之是箇吉凶以情迁。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

通節皆言情迁。而首句以利言者。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迁。易蓋以爻詞明人情。



之險阻故參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動之利也。愛惡以德言如中正相與其情便和諧得吉不中正相與其情便拂逆得凶。蘓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遠近以位言相取言相求也非以承乘比應而相求便是相取此句專說不好者遠相取或至于遠實近相取或至于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情偽以應言正應而感情也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不正應而感偽也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近謂比爻陰乘陽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矣。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利言之而使人知遠害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不觀人之詞乎夫人心叛正理者詞慚愧而回互中心疑正理者詞支離而不一有德之吉人言不妄發而詞寡无德之躁人言必傷煩而詞多本善而心欲誣之譖毀附會詞浮游而不實有守而內自喪之理虧氣沮詞屈抑而不伸人之辭以情迂如此易詞亦猶是也此百姓所以與能而知險知阻卒不出于易簡之理也聖人之功大矣。



上文易之詞由情生此以人譬之人之詞亦由情生也。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吉者靜躁者動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人情大約此六者剛柔之變盡于此矣。上係以嘿成為結下係以諸辭不同為結吉人辭寡其嘿成之旨坎相攻四者人情之見于動也而卦爻變動如之慙枝六者人情之見于言也而爻象之詞如之所謂爻象以情言者如此。易之詞吉一而凶害悔吝居多人之詞吉人詞寡一而慚枝種人居多可見不言默成者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而係詞盡言无非因人情多變而教人知險阻耳不然聖人心易之妙只一吉事有祥耳烏有凶害悔吝使天下而皆聖也。易可无作矣。

沈德昭曰先天只說得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以情言又云以情迂種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後面只管不能已于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于无言相視而嘻乎愛惡相攻節吉人詞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湍天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汪都山曰係詞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模之爻象易之實也此言聖人以易簡具為德行易之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而已。







八條而廣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

昔者聖人章全旨

此章摠言聖人作易之功大。偶自尸說起耳。

原說重  
若身而尸  
數卦爻  
百主撰  
說

通章只叙尸數卦爻俱有道德性命之與。陸庸成曰此章由生尸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无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尸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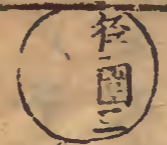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尸數以妙用有卦爻以立體尸何自生也蓋由聖人在上王道昭明默助化育之功故靈秀鍾于草木而尸生焉易所以有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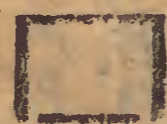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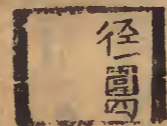
聖人指伏羲首句是總其下生尸起數立卦生爻皆作易之事生尸本非作易事然作易必端于此用尸者以尸生而備天地之數全天地之理也不曰化育而曰神明者自其主宰運用言也蓋一闕一闢而運用莫測者神明也說文曰尸萬屬生千歲百莖長丈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守以靈龜而以類相從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一說神明即上係神明之德生即生爻之生乃大衍之法所由生也幽贊者顯相之反也賓主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聖人以其包括性命之理至神而明而制為尸法也參天兩地而倚數



著必有數，何自而起也。蓋天之體圓，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而為三。地之體方，者徑而圍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以陰生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為二。然後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起焉。九者三之積，六者三二之積，是九六之數由分天地之參兩而起矣。七者兩二一三之積，八者兩三一二之積，是七八之數由合天地之參兩而起矣。易所以有數也。



難合故曰奇



右合二故曰偶

此是因天地之數而起。尸卦之數參兩二字，不甚着力。天一實而

陽數饒地，二虛而陰數乏。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地數本兩，從而定其為兩。此是聖人因自然之數裁之，倚是靠着數。是七八九六也。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也。二少之數，則參兩之交也。倚數謂尸數倚此而起，非即就撰尸說也。

全考云：天地之正數，一、二、三、四、五止矣。此正數也。至于六，則各有所配也。非正數也。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于象  
印在知  
則道德  
而字至  
命即在  
窮理不  
性內須  
玩以字

數既形矣。卦斯立焉。何自立哉。觀陰陽之變動而立之耳。卦既成矣。爻斯生焉。何自生乎。觀剛柔之發揮而生之耳。卦爻既具。則天下之理。何不備哉。彼所稱共由曰道。同得曰德。而義則道之散殊也。易則于進退存亡之道。剛柔健順之德。旁通其情。融會其旨。而无少乖逆。且于和順之中。一一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不其理于義乎。是道德與義合之為理。賦之為性。而命又性理之原也。易則窮事物之理。而旁燭无疆。盡人物之性。而區處曲當。且于性理所從出者。一一根極渾合无間也。不有以至于命乎。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

舊說觀爻發揮。乃操尸已成之卦爻。統觀全体。看其陰陽或純或

雜。方知所值何卦。便是立卦。又于其中細觀一節。看其剛柔或老或少。方知當動何爻。便是生爻。說甚明顯。但在尸數上說。是用易了。宜在聖人作易上講。變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于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變无定則卦体亦无定。而名隨以別矣。故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爻。或上或下。細細闡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道德以下。就易言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因其自然无少乖戾。无少拂逆。統言一卦之体也。就其中各指所之種。分曉析言六爻之用也。如乾為天道。而健為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



道德家  
性命  
理性  
須相承  
著得合

其義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无不窮到。而理統于性。无不曲盡。且至極于天命之精微矣。道即三才之道也。德即易簡之德也。義即道德之時宜。縻然各別之道也。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徐進齋曰。如乾為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析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張南軒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不知義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尸倚數立卦。生爻。凡以

義命

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說也。故下章遂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全旨。上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遂言順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亦據見成卦爻論聖人作易如此。非原作易之由也。程敬承曰。上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六爻全備。爻之六位分布。尚未明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昔者聖人作易而卦爻具。豈徒迹象之粗哉。將以模寫性命之理。順而不拂耳。何以見之。蓋性命之理散于天地人之間。是以

說卦

卷一

二



天道所以立曰陰與陽地道所以立曰柔與剛人道所以立曰仁與義是三才之道皆性命之理也易何以順之亦以易之六位六畫无非此理耳當其益卦三益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益故易有六畫然後一卦之體成矣卦成則初剛二柔即地之剛柔並疑三仁四義即人之仁義並用五陽六陰即天之陰陽並運性命之理不順于全体中乎于六益又細分之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而一剛一柔迭相為用故易有六位而剛柔間雜自成文章矣章成則初剛與二柔相間即地之剛柔交錯三剛與四柔相間即人之仁義相濟五剛與六柔相間即天之陰陽迭運而性命之理不順于一節內乎易誠性命之書矣

陰陽仁義剛柔皆性命之理天道非陰則亢非陽則慘而非陰陽交運亦不神地道非剛不闕非柔不閤而非剛柔並運亦不全人道非仁無愛非義無制而非仁義相兼亦不妙是三才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無兩也三才原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章非聖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性命之理也與者相與為用不可廢一也立者兩相對而立天地人無獨必有對向使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其道便廢而不立矣地道人道倣此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分者陰陽之自分迭用者剛柔之自分迭用非有分之用之也按三才皆言性命而性命獨属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為之也故位之成章止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



義仁即天之陽地之剛。義即天之陰地之柔也。言陰陽剛柔而仁義在其中矣。

胡雙湖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于人，所受于天之理也。三才之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為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程氏曰：天地人三才，許大世界一陰一柔一仁，如何撐得起來。是故陰必與陽合，柔必與剛合。仁必與義合，方補湊而成道。而三才始有所植立而不墜。要之有陰不可无陽，有柔不可无剛，則人可知矣。可以人而漫无新制乎。

天上有

不可以  
橫圖入

天地定位章全旨。通章專解圓圖伏羲始画八卦列為橫圖，又規而圓之者，欲以象渾天之儀氣序之運。陰陽消息之數也。若用一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无以法造化萬物消息之數矣。八卦定位，此是一小圓圖，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就是大圓圖。首節指卦位對待之體，因著其交變之妙。八卦句見大圓圖，亦即此小圓圖之所成耳。非上四拘為對待，下一句為流行也。數往二句，按小圓圖而分計其位序之順逆。數句，推本其當初規橫圖而圓之生出之序如此。蓋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云見其左右各別，實不曾相斷也。鄭菴如曰：上章言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聖人以為使人知其順。



而不知其逆將至於沿流而忘源逐末而忘本故又指出逆之一字以示人還反之宗而得其所歸宿也凡自內而外者為往者隨流而出其勢順卦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是也凡自外而內者為來者逆流而反其勢逆卦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六十四而三十二而十六而八而四而兩以復於一也一者性命之宗也不知性命之順者難以蕃衍於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無以冥合乎大道易以太極為宗乃歛入逆收之數非生出廣衍之數也數與倚數、字同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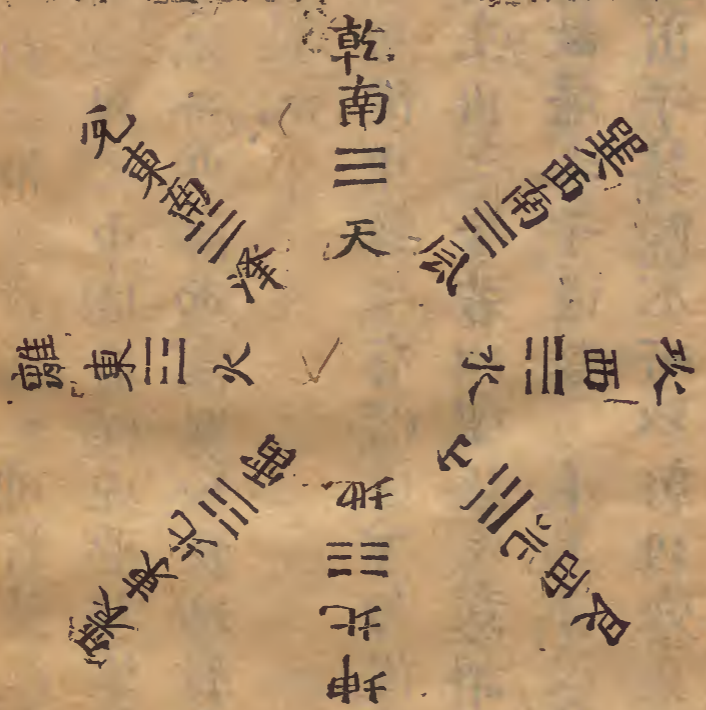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夫聖人之精因卦以示八卦之蘊因圖以發當初伏羲畫卦乾坤象天地也艮兌象山澤也震巽象雷風也坎離象水火也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而天地人事幾乎息矣今按圓圖求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体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相資八卦变化之用如此于是因而重之使八卦交錯以成六十四卦焉則易之卦爻與天地等而既往之事將來之机皆在其中矣  
林氏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圓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入卦于此只是因八卦橫列无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



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于安排布置者耳。此先天之易所以為妙也。天地定位，天地原是定位之物，故乾坤相對便為定位。通氣等做此，天地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于此。則乾坤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其中矣。通氣者，山以融結之氣，下通于澤，以滋潤之氣，上通于山，所以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相薄者，交相助益，動則隨，迅則烈也。不相射者，水得火濟，其寒火得水濟，其亢不相滅息也。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者，析而觀之，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則見乾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艮互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耳。至于八卦交錯而天地之運，无有終窮矣。然皆本于乾坤之交也。首四句對待中，即具流行不可分上四句為對待，八卦句為流行。

伏羲八卦圖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壯，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此于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數在句  
同下句  
非謂數  
有數  
之順

是圖也。自左數之起震至乾皆卦之已生者，其迹已然，何其順也。自右推之，自巽至坤皆卦之未生者，其朕難窺，何其逆也。然據成列之中，固有順逆要其生出之序，則皆逆也。有乾一而後有兌二而離，而震巽坎艮坤皆自无而有，不可預見者，故曰易逆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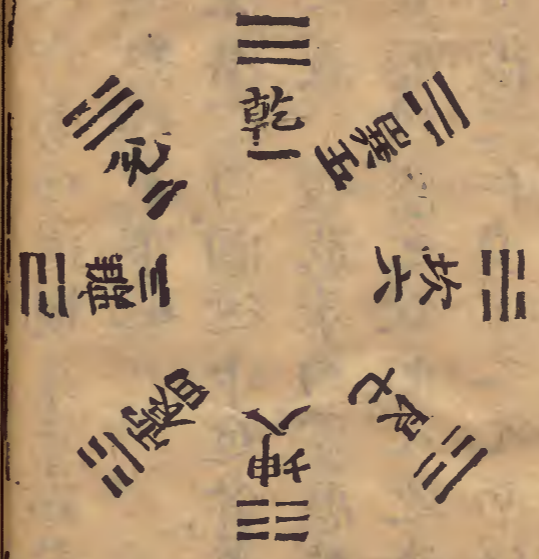
首二句從中數之有順逆，下句從頭數之則皆逆。此按圖論則為八卦生出之序，若以理論大意謂聖人作易正為知來而作知來者，逆故歸之于逆數。承上言八卦交錯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亦交出于其際，凡所以彰往察來者无不備矣。就其數之在往者則性既彰而知之為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為逆。聖人作易以逆觀來事，以前民用，非逆數而何。謂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陳潛室曰：圖從中起者，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從復起者，天開于子之義。程敬承曰：震歷乾陽之舒也，出向前為往，順而達之者也。巽歷坤陰之斂也，入返後為來，逆而收之者也。有來而逆者，是為用後之仁，貞下之元，而後往而順者，旋轉无窮，息故圓圖乾後不能不巽，而坤後始有震，大圓圖夾後不能不姤，而剝後始有復，皆逆之所以為順。此易理之自然不易者也。聖人之心易退藏而神知亦逆而入，斯順而出也。逆之玄機妙用，天下之理盡之矣。沈德培曰：上章言順性命之理，此言逆數，蓋理順而數逆也。如此



說則逆數、字、不作上聲讀、

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是世界中。千古一大。格。局。其中。往。來。是。世界。中。千。古。一。大。變。化。然。揔。之。來。而。不。窮。故。易。為。逆。數。是。知。來。世。界。中。千。古。一。大。神。知。



朱楓林曰。圖從中起。以震巽中分為往來也。左方起震。歷離兌至乾。四三二一。皆進而得已生之卦。猶今日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起巽。歷坎艮至坤。五六七八。皆進而推未生之卦。猶今日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然本易之所成。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橫圖之序。與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天方圖之位。人知其中起于震。巽始終于乾坤。夫亦知其妙造化之全功乎。彼震象為雷。巽象為風。震巽相待。是雷動乎物。發其生意也。風散乎物。解其鬱結也。此始物之功乎。坎象為雨。離象為日。坎離相待。是雨以潤物。而枯槁賴以滋潤也。日以暄物。而陰濕賴以燥烈也。此亨物之功乎。艮德為止。兌德為說。艮



兌相待是艮以正物使生意收斂節而不過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懽欣交通此成物之功乎。然果孰綱維是乾為造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乾統而分職以聽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孰翕受是坤為養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坤包涵而乘時以出者也。非所以藏之乎。六子循其序。乾坤統其全。此方圖卦位妙造之全功也。

此專以方圖言八之字指物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搃成功也。上以俸言此以功用言也。上章以乾坤為始後言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終而復始造化無窮之道也。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壯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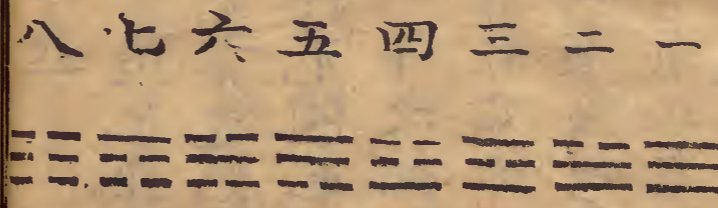
圖之中起

雷風言造化生物一氣之關先也。兩日言造化亨物一氣之交暢也。艮兌言造化成物一氣之收斂也。乾坤言造化宰物一氣之貫于始終无間也。乾坤當天地看乾于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君非知始六子之化如百職受成于天子也。坤于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藏非作成六子之化如百物貯藏于府庫也。只是六子各得一職而此無統之耳。自動至暄物之出机自止至藏物之入机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程敬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于坤者靜為物府也。高歸藏所以首坤也。艮之成也入以儲出之機也。而成取於艮



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即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无異義。

# 伏羲八卦方圖



乾 乾君  
兌 兌說  
離 日暉  
震 雷動  
巽 風散  
坎 雨潤  
艮 艮止  
坤 坤藏

中起于震巽  
始終于乾坤

帝出于震章全直

此章指文王圓圖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

起震終艮為造化流行之序。所謂後天之學也。首節言帝乘卦位以出入就氣机說不着物上看。帝不可見。故二節言物之隨帝以出入。因其可見以明其不可見。下節申解上節故著幾箇字。一說首節著物上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相見乎離。亦帝自齊相見乎。

依註  
前說為  
詳



文王八卦方位圖 萬物隨帝出入圖



邵子曰此卦位乃  
文王所定所謂後  
天之學也

說卦合圖  
卷十二

十三

說卦合圖  
卷十二

十四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

先天圓圖有以立對待之体文王取而更置之象一歲之運焉  
是故天地宰化生之機而无聲臭可測者謂之帝其出入安在  
哉惟八卦之位起于震也帝于此出焉生意萌動矣繼以巽也  
帝于此齊焉化机均布矣次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斯光輝明盛  
而化機為之宣著也次離者坤帝之致役在斯委力效用而元  
氣為之長育也坤後有兌則帝所說之方實理充足而懽欣  
交通矣兌之後有乾則帝所戰之處陰陽相薄而肅殺相攻  
矣以至次于乾者坎也終歲勤動而帝乃慰勞休息于斯焉少

以帝字  
貫帝巽  
等不着

于坎者艮也一无奏效而帝乃生克嗣續于斯焉

此節出而齊而見帝之出也至于役則出而入之端也說而戰  
戰而勞帝之入也至于成則入而出之端也

帝者天之主宰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太  
極不變而變者陰陽也而出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出者發露  
之謂太極初分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于二陰之  
下故曰出乎震出則必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于二陽而與之  
並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  
也見則必役致猶委也役猶使也養也坤陰盛代陽有終也有養  
則必說兌陰將收斂以從陽自為忻洽也言語詞也說極則必戰

以入卦  
陰陽明  
出入與  
時說卦  
作上篇  
有巽



言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遇故陰疑于陽必戰肅殺之氣與  
生育之氣交相搏擊也戰則必勞去聲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  
陰而陽蓄藏于中為之休息也既勞則有成者完全之謂艮陽  
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下既曰成終又  
曰成始蒙引曰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而循環在其中矣  
看來帝只是一氣机耳出者氣之自靜而動齊者氣之自微而顯  
相見者氣之明盛致後者氣之涵育說者氣之充足戰則氣之肅  
殺勞則氣之休息成則氣之靜動相交

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齊乎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  
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  
言乎艮

欲知帝之出入于萬物之出入觀之彼帝乘乎震也物于震乎  
出焉蓋震居東方于時為春萬物始生之候也帝乘乎巽也物  
于巽乎齊焉蓋巽居東南于時為春夏之交萬物至此生意漸  
盛故齊也者言萬物之鮮潔整齊也離者明之義也萬物至此  
暢生意于南訛之景而相見矣所以然者蓋離乃南方之卦于



時為夏品物咸亨之候也。聖人位必南面以聽天下紀綱政令。一向明而頒布之亦取離明意也。何以致役乎坤者土也。土旺于四時而盛于夏秋之交。坤居西南正其時前此南方之火得土以制其烈。後此西方之金得土以制其寒。故萬物得土膏之潤益以涵育。是帝悉其力于萬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役乎坤。至于兌位居西方正秋之卦也。萬物氣充理足而歡忻交暢。則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何也。蓋乾時際秋冬西北之卦也。造化陰盛陽衰已成相薄之勢。焉此則帝之所戰也。坎之象水也。何以謂之水。以坎位居正北于時為冬正水氣用事之日也。是卦也。非坤之後非乾之戰。乃慰勞休息之卦。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命也。故曰勞乎坎。位居東北者艮也。冬春之交也。萬物至此而既往者終其化。將來者肇其机也。故曰成言乎艮。夫自震至坤物所由出也。而可驗帝之出自兌至艮物所由入也。而可驗帝之入造化之功見于後天八卦矣。

段不

此節即物之生成以見帝。俱主卦位言。然位者氣机流行之地。有位即有時。在而德亦異矣。曰東方等者。此據方圖以分其時。非謂物但出于東方齊于東南云也。東方春木主發生。故物始生也。潔齊者。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漫向之始出未伸也。明就氣机明盛言。物至此形色種。煥然明盛也。聖人三句。輕南面指位。嚮明指德。治則有設施作為。沈德



培曰首提震而中忽出聖人倅離之治。可見文王全重出震繼離。明以動之道。即乾之乘龍御天。百凡宜嚮明振作。以大其得與之光耳。地字當一土字者。乃五行之土氣。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意全賴土涵育。以向于實也。致役乎坤。非謂坤役已。養物正謂帝于此時致役耳。生意不向于實。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兌。正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欣暢也。乾陽而西北陰。陽相逢交相搏擊。而萬物于此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乎乾。水乃五行水氣。非地中水也。勞慰勞也。如人有勞者。為之慰安而休息之。使得息肩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而坎于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

和以歸休于此。故曰勞乎坎。物既勞而休矣。豈遂已乎。艮居東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于艮也。止則復生。終則含始也。終始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此是動靜相生。陰陽无始。造化流行不窮之妙處。

蘓紫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西北。移巽於東南者。豈无謂哉。即天所以生成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于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主于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彰焉。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在震。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後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



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後其用。以主宰言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

震巽離皆以生長為事。帝之出也。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之中。為入之始。乾坎皆以收斂為事。帝之入也。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始。蓋火氣太熱。物无由成。水氣太寒。物无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由出入也。陸庸成曰。要之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帝為四時之綱。而物則生且成于四時之內。帝為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于五行之中。此化之所由无

奇見土  
上于四

端命之所由不已也。胡雲峰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為。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

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為。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坤之功。散于六子。六子之用。摠于一神。也者。无在而无不



在、无為而无不為宗于物而不倚于物其殆妙萬物而為言者乎嘗于六子之化見之彼動萬物而使之萌生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而使之舒散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而使之堅凝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而使其利遂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而使其充足者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而使之斂其實啟其机者莫盛乎艮此後天六子能變化既成萬物矣固神之所為矣然實本于先天對待之体也故惟坎離得偶水火常相逮矣則燥潤者具震巽得偶雷風不相悖矣則動撓者具艮兌得偶山澤相通氣矣則說成者具然後陰陽合而自无向有為變則動撓與燥而成萬物之始自有向无為化則說潤終始而成萬物之終矣苟无其偶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安能變化而成萬物乎可見流行于一而神之用行對待于兩而神之体寓体立用行生成變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萬物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為用而神則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為体而神則无定体能變化而莫窺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為而為先後天体用之妙也首句是摠冒動萬物至盛乎艮以流行之卦氣言六子之分職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体故水火三句以對待之卦位言六子之交合易之体也前以四時之次序言之後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



陽各得其偶。末句合体用而一之者也。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言。此章發明後天功用之妙。其舉先天對待者亦只是發明後天也不若前說佳。看來此章雖說卦有流行之用本于對待之体。其實說造化不可拘定義文卦言。大抵造化有流行自有對待。六子有各一之用。自有互濟之機。惟合先後天之圖學。其為造化之理則一也。非必拘定文卦之流行本于義卦之對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猶大君統治六卿分職神則其治道也。神非指乾坤乃乾坤之妙運。處陸氏曰所以然之變化不可見故名之曰神。姚氏曰凡有專氣者用執其一而不能相通就如雷專于動風專于撓但可謂之動物撓物

不可謂之妙物。妙萬物者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就六子之体用。總之一神耳。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濕則腐。故火以燻之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澤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暢。潤者根柢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凝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意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著疾字。終始萬物。惟艮無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專其用而又互合其机。然後陰變陽化為動。為撓為燻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說黃葵峰曰此章以後天本先天立說者牽合非旨玩故之一



詩  
六子  
居于一  
不將  
言神合  
用神正  
是神

字乃承上接下之詞其語意蓋上文只著六子之各司其用至于  
相逮相通不相悖正是六子相須為用處乃見合一不測之神所  
以能變化而盡成乎萬物也初無許多推本層數鄭狹如曰六者  
各司其職而莫疾莫燠莫盛者固妙六者又非單行之物而相逮  
相通不相悖者又妙行神之官有六而神之行惟一故神也  
陸君啓曰雷動章六子統于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寄于  
六子見乾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門見尊卑之有  
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見變化之無窮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易有八卦通神明之德也嘗于性情見之乾純陽也故天德之

性情在  
卦德上  
說以人  
事體貼  
先易通  
神明之  
說亦  
无妨

剛內不屈而外嘗伸性情健矣坤純陰也故柔順之懿內不亢  
而外不擾性情順矣陽動陰下震也震動奮發故有激昂之志  
勇往之氣性動情亦動也陰伏陽下巽也巽稱而隱故有沉潛  
之体宛轉之用性入情亦入也坎陽陷于陰是德蘊于中用藏  
于事性情不亦陷乎離陰麗于陽是文明內蘊英華外發性情  
不亦麗乎陽止陰上為艮則一真在我萬感俱化靜固止也動  
亦止也止非艮性情乎陰見陽上為兌則順理則裕作德日  
休根心悅也生色亦悅也悅非兌性情乎  
朱子曰八卦性情俱就卦画陰陽上論好一邊不可說入天地生  
物與人之性情上去性以存主言情以發用言  
胡雲峯曰夫子



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說其性情如此。乾純陽坤純陰震  
坎艮皆索諸乾以陽為主巽離兌皆索諸坤以陰為主。  
項氏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悅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  
健順者其体也動入者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  
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终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终于悅。陽之動志  
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悅者其志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易之八卦蓋取諸物也。試以物象之乾純陽至健馬性健而行  
不息故乾為馬坤純陰至順牛性順而勝重載故坤為牛震陽  
動陰下為龍以動奮之身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巽陰伏陽

下為雞以入伏之身出聲於天氣重陽之表也坎外柔內剛水  
外汚濁而內剛燥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  
艮以一陽止二陰之上似狗之外剛能止而內柔媚也兌以一  
陰說二陽之外似羊之外柔能說而內剛狠也。  
此見物無非易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可以取  
象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易之八卦蓋取諸身也。又以身象之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會  
諸陽尊而在上也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藏諸陰廣而有容也  
震陽動于下足亦在下而動也巽陰居下股亦兩垂而下也坎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十三



陽陷陰中如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矣離陰麗于陽如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矣手剛在前能止物艮陽止于上故為手口開于上能說人兌陰見于上故為口

取象不可專泥形体要講得濶大如講坤為腹有民胞物與之度講耳目聽德惟聰視遠惟明余放此首以君之坤以藏之足履于下為動手持于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謂之少女

人知易道陰陽也亦知易道名分乎今觀文王八卦次序于乾坤以父母稱于六子以男女稱此何以故蓋乾本純陽至健象天也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本純陰至順象地也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于六子得乾坤之画而成者也本諸乾者皆陽也皆男也本諸坤者皆陰也皆女也彼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画体一而實性動而健男之象也而得之最先不謂長男子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画体二而虛性靜而順女之象也而得之最先不謂長女子乎自是乾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中画坎也性情形体猶之震也坤再求于乾而得乾







言卦合道  
卷十一  
二十五  
之象廣之。凡首句為取象之始。如為天為地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以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為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潛器用。无不備焉。亦達、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下。此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要識得此孔子廣文王未盡之義。只錯舉為例。如乾言君而坤不言臣。乾言員而坤不言方。坎言血而離不言氣。離言乾而坎不言濕之類。可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如乾為寒。因為冰。巽為繩直。因為工。坎為隱伏。因為盜。艮為門闢。因為闢寺之類。可見矣。其間所取雖多。不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二意。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此廣八卦之象也。以乾象廣之。積陽至健。惟天故為天。體圓動。故為圜。人之至尊者君父。乾道統天。為君。資始為父。物之至貴者金玉。乾德純粹為玉。堅剛為金。寒者氣之冽。而寒極則冰。凝乾在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為冬。故為寒。為冰。赤者陽之色。而盛陽則大赤。乾在先天。位居南方。于時為夏。故為大赤。取諸動物。則純陽不雜。健之最善者為良馬。而健之最久者為老馬。純陽不撓。健之最堅者為瘠馬。而健之威猛者為馵馬。取諸植物。則陽之体實。一木果之實也。陽之体圓。一木果之圓也。



潘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疠冬為馱乾取象无所不包其于地其于人其于物其于稼其于真其于木惟乾无之瘠馬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馱馬鋸牙食虎豹一說大赤謂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也木果謂以實承實若以員而在上則栗菴亦員而在上也更詳

全考云按本義荀九家者後漢荀爽字慈明荀淑第六子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无雙有集九家易解十卷九家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以坤象廣之積陰在二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時乎動而闢也敷布發生之澤為布且含弘光大為釜時乎靜而翕也收藏化育之恩為吝嗇且賦形有定為均性之極順為子母牛厚而能載為大輿自其卦登之偶而燦然有章謂之文自其偶登之多而雜然不一謂之衆柄者持物之具坤无不持載為柄黑者純陰之色坤本純陰為黑

一說質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靜翕而不施為吝嗇動闢而廣為均奇為盾偶為文奇則寡偶則衆坤以中黃之質出精華之氣自下而升昭于天為文偶登多如物之生于地者衆也一



說文衆根順字來文坤德之順為文。即黃裳之文禮樂文章也。坤德之順為衆。即西南得朋言平易近民。必歸之也。柄能造物。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粵為大塗為長子為决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寃為健為蕃鮮。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陽自下動故為雷為龍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乾坤始交故為玄黃自其時而觀陽氣始施為粵萬物畢出為大塗自其人而觀一索得男為長子陽進决陰其動也躁為决躁取象植物震居東方而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下陽實而上陰虛一佳葦之質也取象動物則二陰上折為之

開口善鳴也一陽下動馬之馵足懸起作足起也上陰之色為白馬之的顙也陽反動于陰下故于稼為反生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终于乾故其寃為健中上二爻皆變為陽也既變為陽則陽氣極盛而草木蕃鮮矣

决躁之字已含巽卦寃為躁卦之義。為蕃鮮出震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為健則陽氣極盛蕃即草木蕃鮮即鮮潔之鮮

胡雲峯曰乾為木果結于上而圓坤為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為决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六子中獨震巽有其寃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望其寃歸于乾巽之一陰望其寃歸于震則扶陽抑陰之義也震為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于陽之



言卦會通  
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肺為姊于陰之  
少者卑之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寃為  
躁卦

物之善入者木氣之善入者風巽德為入故為木為風一索得  
女于人為長女，斜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巽德為制故為  
繩直為工而少陰色白故于物為白為長者取象于風行之遠  
為高者取象于木性之高陰為主而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  
陽外達而氣上行故為臭寡髮者陰血之不升廣顙者陽氣之

上盛眼之白為陽黑為陰巽一陰二陽故為多白眼陽主義陰  
主利巽陰為主于內而又善入物得利之多者也為近利市三  
倍其寃則三画皆變為震是為决躁之卦矣。

木風皆取入意繩直工二意相因而取自德制上來長高復以德  
之入而取諸物承木風來進退二句一意以性之疑而取諸人寡  
髮三句取人身之象近利句取人心之欲陰主利又南方離日之  
中為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謂得利三倍近利  
之至者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  
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



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為水溝瀆者水所由行坎水流不盈為溝瀆自其陽匿于中隱而不露則為存心之密潛隱不露也不為隱伏乎自其陽在陰中抑而能制則為克己之勇矯偏偏正也不為矯揉為弓輪乎陽陷陰中則險陷不寧心所以加憂也坎体中實則私欲蔽錮心所以病耳所以痛也而水運兩間則為血之流焉得乾中昼則為色之赤焉陽明在中于馬為脊之美剛躁在內于馬為心之亟上昼柔為首之下而不昂焉下画柔為蹄之薄而行且曳焉坎為險陷在輿則多眚矣自水類廣之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故又為通為月焉陽匿陰中在

人為盜未免有穿踰心矣其在木也則為堅而多心蓋堅取其剛多心取其剛在中也

隱伏者心術隱微事机藏伏也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輪者矯揉所成也盖弓体寧輪体圓木性則直非矯揉烏能成之心耳以虛為体坎中實故心不灵耳不聰為血卦為赤血在人身水之属赤其色也乾為大赤得乾中昼故為赤曳者曳而不進也胡雲峰曰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于馬為善鳴鬣足作足也胡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之陽故于馬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坤為大輿坎輿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姚承菴曰多眚有三說一說柔在下而不

以病根  
加憂來  
力乎則  
心可如  
憂則心  
病



任重一說坎中滿而下无力一說坎險陷而多阻碍一說盜字要說得高妙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而為疑鬼疑神即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鳶之功若季子之棟練揣摩也者此得天地之殺机而陰用之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稿

火內暗外明体陰而用陽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為火故又為日為電再索得女故為中女甲冑外堅離陽在外為甲冑戈兵上銳離陽在上為戈兵陰在內而中虛于人為大腹火災上而乾躁于卦為乾卦蟹性離中虛

柔而靜故為蟹蟹性躁離陽剛而躁故為蟹蠃善麗離陰麗陽故為蠃蚌中虛離腹中虛為蚌龜具五行八卦有文明之象離德文明為龜木中虛則必上稿離中虛而上乾故于木為科上稿

乾卦在造化上取其火足燥萬物日足恒萬物也科空也姚承菴曰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實曰惟陽為日而陽中有陰含光以為明惟陰為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為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胡雲峰曰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心病耳痛離中虛故于人為



大腹。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闢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艮一陽隆起于地之上為山一陽橫上為徑路徑路者山上小蹊也一陽峻立為小石小石者山上卷石也上陽連亘下陰雙峙為門闢陽画在上一木之果也陰画在下一草之蓏也艮德為止為闢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出也人之止物者指物之止物者狗也鼠剛在齒鳥剛在喙艮剛在前也不為鼠為黔喙之屬乎木有堅而多節者剛在外也艮剛在外不交木為堅多節乎

植生曰果木實也蔓生曰蓏草實也闢寺周官闢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入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止物之不應出者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黑色喙口吻也鳥喙多黑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坎水塞其下流遠取諸物象于澤也三索得女近取諸人象少女也其德為悅與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以言悅人者象鳥其時為秋與物之全者毀剛者折象鳥中觀人情柔附于剛必決柔





也。兌一陰处于二陽之上，為附決。下察地宜，土有下堅剛而上濕鹵者，兌一陰在二陽之上，故為地之剛鹵。陰少而賤也。于人為妾，內剛外說也。于物為羊。

為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為附決。取諸卦体，在君子有疾邪之勇，潤氣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下土堅硬，則其上鹵濕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地之死氣也。

前章乾健也。至此觀八卦之性情，稽諸遠近，驗諸彛倫，八卦之象，因可見矣。然必如此之廣其象，乃能盡其蘊也。

序卦傳

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

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夫子作傳以發其蘊，只是借卦名以叙其相承者，不為无義耳。

湯嘉賓曰：序卦之義，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只隨各項立說。太抵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氣机上說也好，治道上說也好。聖學上說也好。人情物理事變上說也好。如物不可以終否，以自然者言，如有大不可以盈，以當然者言，如屯者盈也，則粘帶上文。如震者動也，則粘帶下文。如師者衆也，則承上起下。指揮如意。天花亂飛，易不可為典要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



也物穉下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者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者衆也  
文王序卦始以乾坤何也天開地闢而後徊温化醇物類群生  
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即天地也易首乾坤此之謂矣  
天地既生萬物則盈滿天地之間者皆萬物也故乾坤之後  
受之以屯者雷雨交作有盈滿之義也又物之始生也物  
生之始知識未開是物生必蒙也故屯之後受之以蒙者蒙  
昧之義也又為物之穉也物穉不養何以遂生是不可不養也  
故受之以需者以飲食宴樂為義有養道焉然飲食者人之  
大欲之所在人所必爭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者必有党以

相傾故訟之後受之以師者衆多之義也

天地 萬物 原上 屯蒙 生未

自有天地至衆也上是相生相養之說下是相爭相亂之說  
乾坤而以天地為言見乾坤即天地也萬物之字無人物之生必  
蒙物指人言物穉可養責在開世覺人者不徒曰飲之食之而  
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玩一道字則需于飲食以俟其自得之  
有不容強求者飲食生之道也人欲之流自此始矣欲之不遂  
則爭小爭以言大爭以兵故受訟受師受訟有立明察之官以  
聽之意受師有用大兵以平之意以衆起還以衆定也衆者  
明党也如晉明兄弟爭田援引數百人是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者比也必有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衆必有所比必四海而仰一人而衆統于一矣此比所以次師  
也。比者比輔之義也。然民之比我謂我能養之也。則導之而生  
養遂者宜施于既庶之後矣。故比之後受以小畜民既富矣。禮  
教可興也。則教之而倫明者宜加于既富之餘矣。故小畜之後  
受之以履、則有禮而上下辨。民志定。天下各安其所矣。故履  
之後受之以泰。  
此段言庶而富、而教太平致矣。主王道言。因飲食而生訟。以  
爭訟而起師。此非世變一趨而為坂泉涿鹿之會乎。非顯比之聖  
人孰能定之。韓氏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

寧也。比只是衆統于一意。一說畜不以養言。物相比附。比為聚  
言。聚也。言情義聯屬不相離散也。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然  
後安。謂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也。曲禮所謂有  
禮則安。无禮則危也。  
揚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必有養。故需  
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  
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  
哉。故曰古无聖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  
同人。

序卜會通 卷十一 三十一



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通義然通極必否故受之以否必協力求濟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之通。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久否者乎故否次泰同人次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而畏所以復泰。否是上下不交之卦。不交則異故君臣同心濟否。按傳中言不可者二不可終通不可終否以勢言也。不可以盈不可苟合以理言也。

胡雙湖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此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誠能公好去惡不拂天下之心與人同焉則近悅遠來普天率土皆吾有矣故受之以大有然有大者一有驕盈之心有能保乎保有不可以盈也故受之以謙有大能謙則天祐人助長守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故受之以豫

此見致有保有享有之道歸到君心上與人同是好惡同民謙者畏天勤民持盈之道也此豫字取豫樂意就享治上說即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意下豫字取人心和悅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者事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者合也

君能享所有以致豫則應運者响臻希光者景附人必隨矣故受之以隨然以喜悦隨人者必將同心協力而有所事故受之以蠱者壞極而事于飭治也夫有事則勵精圖治而有掀揭之大功故受之以臨蓋以陽臨陰有大之義也物大則奇勳績有以聳天下之觀瞻故受之以觀上有可觀則下觀而化天下无不服之民而治化不隔矣故受之以噬嗑以噬嗑有合之義也

此段就治道言豫必有隨治人後也隨必有事治法修也

大治功成也物大可觀治道盛也可觀有合治化洽也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心和樂群工隨之以輸忠群黎隨之以後志矣蠱者事也非以事訓蠱乃有事也物大物字指功業言功小者不足觀必大然後可觀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天道臨人所以大而可觀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凡人皆有所合直情而行之則為苟而相噴易離故天合人合者皆有禮以飾之故受之以賁者文飾也物至于飾非无文



左書命通 卷十二 三十七

不行固有亨道然一于致飾則文滅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達矣故受之以剝者剝去其文而反之質也

此段作文質之一變致飾上以文救質盡矣下以質救文語曰无故而合者无故而離蘓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苟則易合則相瀆易離賁則難合則相敬則久故觀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也禮飾情斯不苟也賁者文明以止之謂飾亦人不可少者但不好禮致是極靡也如上講亨是可行盡是不可行姚氏曰此亨字即亨嘉亨字亨本極嘉的禮之實也致飾其文則實意漸漓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次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玩則字 語宜 以此說

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還陰極則陽生剝窮于上而復生于下也故受之以復

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楊止菴曰終盡在上終盡之地凡剝處終盡之地是為卦極物理極則窮上窮則反下一剝自上反下是為初主復一剝生自下復于上故次復則剝生漸為純剝也

一說此段不主造化言自賁至復俱以文質循環看剝謂實喪也下終盡字根上盡矣盡字來謂文勝滅質故剝賁極反本故復一說剝至无妄俱就造化上講 一說剝與无妄俱就人心上

講

序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八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天理復還則人欲悉退而妄復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則誠矣好善必萬善皆備惡必穢惡不晋德由此積矣故受之以大畜物鳥既畜必優游以俟其化是可養也故受之以頤者養也有大涵養而後有大設施養則可動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此以聖學言大畜分上是德由此盛下是業由此生以復字貫善端復而人心退聽則无妄矣无妄則此心止有善端矣由善端

充積之不可畜乎由充積涵咏之不可養乎有本体自有作用大過者又養盛之徵也看來復即是无妄畜者畜此養者養此非謂无妄一心畜養又一德也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畜皆非欲養而成聖賢得乎游氏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頤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兼焉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過入矣程氏曰其畜大其動亦大不惧无悶要自涵養中求非矯之于意氣者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者麗也物既過乎大中之極則舉動悖理陷于陰矣故受之以坎者



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附陽剛以求濟而險可出矣。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上大過是好的，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為大過而事實中也。此終過是不好的，惟求其過而不反于中，是過之大者，以恃才過動言。受坎見立大事者，以中為貴也。受離見濟大事者，以人為本也。坎離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一大局也。故為上篇之包裹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相配，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煩，无主乃亂，然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缘分以定，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禮義有所施，也是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始，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夫婦之所由致，夫婦所關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下經所以首咸也。夫婦之道乃人道根本，天地常經不可以不文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之義也。

下經首咸者何也？蓋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然必有萬物，有萬

物則分陰分陽，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相配，然後有夫婦，有夫婦則生育相成，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煩，无主乃亂，然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缘分以定，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禮義有所施，也是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始，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夫婦之所由致，夫婦所關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下經所以首咸也。夫婦之道乃人道根本，天地常經不可以不文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之義也。

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錯施設也。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



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  
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夫婦終天地萬物之  
功。始人道。綱維之要。故首咸。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  
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故次恒。按乾坤有生之本也。咸恒  
人道之首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  
者麗也。咸恒陰陽麗而合。則父母之道。生鳥故咸。受離。始乎  
下經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也。故受之以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也。進必有止。故受之以否。大壯

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夫婦之道固當久矣。若夫久處盛滿者。造物所忌。久居大位者。  
禍机所伏。是物不可久居其所也。故受之以遯。者退避之義  
也。然物无終遯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  
則不止壯而已。必有晉用之日。故受之以晉。者上進之義也。  
使徒一于進。不知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  
以明夷。者傷之義也。既傷于外。必反于家。而即安。故受之以  
家人。  
此以君子出處言自遯至晉。因君子之退而冀其進用也。晉至家  
人。因君子之進而戒以知止也。不可久居。又借恒之名。泛論物



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蹇也。壯是壯盛謂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既蹇則必壯。晉謂進一步而建功立業斯不為徒壯也。一說壯指進用。晉指功業。進有所傷。程清溪曰。晉以自昭明德恃明而進必有所傷。當晦其明。故受明夷。明宜傷也。文王姜里明而順也。鄧伯羔曰。晉與漸皆進而有別。進必有歸者。先以退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于家人乎。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老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黃荅家无法使倫理不正以致家道之窮則必越禮傷恩而情義乖矣。故受之以睽。者乖異也。人情乖離則骨肉相戕。內難作矣。故受之以蹇。者險難也。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必散。故又以解受之也。

此以家道言。有孚威如。正家之義。孚威不立。家道之窮也。乖必有難。就家人上說。一說此乖字就衆人言。程敦承曰。蹇則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已可以正邦。豈終難哉。可迎刃而解矣。故受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解者緩之義也。緩則晏安。勝而兢惕。微德墮業。廢寧无失乎。故



受之以損、則懲忿窒慾不已其功、將人心日微、道心日長、寧  
无益乎、故受之以益、則迁善改過不已其功、將裕内利外流、  
于既溢若决江河、不亦决乎、故受之以夬、者决之義也、  
此以聖學言、前解、散也、此解、怠後也、上損、德業也、是害字下  
損、去忿慾也是好字、一說、緩承、難來謂人情遇險、難則思拯  
濟出于險、難則生懈怠、一說、損而四句、指盛衰循環言、决者  
滿溢而决、隄防也、張氏曰、自睽至夬、主世道說、可見盛衰循環之  
理、然必從家道說起者、天下國家之本在家也、  
夬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

以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故受之以姤、者遇也、君  
子既遇、則同德相聚而成羣矣、故受之以萃、者聚也、君子既  
聚、勢必上升于朝、故受之以升、若貪位慕祿而不知止、則進必  
見摧、取困窮矣、故受之以困、身既困、辱于朝、則必退處而反于  
下、故受之以井、者在下之物也、  
此以君子進退言、其進也、以小人既决也、其退也、以求進无已也、  
舊說聚謂聚于朝、升謂升世于大猷、但謂之升、字作治道升  
而上升字又作進用、恐不貫串、不若前講融貫、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

升  
遇  
解

序卦會通  
卷一  
四一三



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之常久必涇汙法之常久必滋弊故欲更化善治則井道不可不革故革次井革弊而无其位則不尊不尊民弗從故鼎次革主鼎而非長子則不信不信民弗從故震次鼎

此以治道言井道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

革物莫若鼎照下主器者謂欲釐天下弊政須是主天下重器者而後可也長子乃世嫡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必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震陽生于下動之義也物既終動之理既舒之後非以收歛

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極復靜也物无終止之理收歛未幾

揮隨之故受之以漸漸者漸進也靜極復動也

此以造化氣机言動靜相生動則有靜靜則有動上動字即動

闢止字即靜字程清溪翼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

于艮始于艮也故受之以艮元行无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於

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者旅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

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

以渙



學問之道漸進不已則理有歸宿故受之以歸妹進得兩歸則  
學臻盛大故受之以豐者大也苟過求之高遠則必失賢聖  
中正之則故受之以旅者寓于外也既陷于異端則必不容  
于聖賢而自不已其反正之机故受之以巽者入也理入于  
心而後天机浹洽故受之以兌者說也惟說而後發散在外  
睥面盜背故受之以渙

此以聖學言歸者道之歸宿大者道之擴充窮大失居是求道而  
過高者旅无所容是陷于異端而反正者悅者悅在心散者樂散  
在外一說歸與大謂人君得民心之歸而國勢昌大窮大失  
居謂人君好大喜功而以驕奢失國不若前說佳

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渙者離也人心可終離乎則當立防閑以節之制度數議德行  
故受之以節道既立則度信其制禮信其議民將輸誠于我  
而不忍悖也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則言必信行必果而  
過乎中矣故受之以小過  
此以君民言節者制之于外孚者信之于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  
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信字有單指君者  
有單指民者人不可无信若有其信而必行死殺要信更不度  
量時勢膠于一定能无過乎謂以小信妨大義也此之過在在



六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五

○字必字亦只小過而已。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而于天下功業无不濟矣。故受之以既濟。

○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濟則窮矣，物窮則必復生。天地人物无有窮而不通之理，故以未濟終焉。未濟則不窮也。

既濟是完局了，說至此窮矣，豈造化人事物理便局住乎？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終之以未濟。晉此一段未完之局，于天宇以待濟。

此乃動靜相生，陰陽交變，萬事萬化為无穷也。觀此則六十四卦之終實為乾坤之始，所謂貞下起元，生謂易也。此易之最妙入神處。以未濟終，畢竟是无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六十四卦始于乾而乾却无首，终于未濟而未濟却无終，然則世運安有窮時。聖學安所結局，可觀易而知矣。

雜卦傳

此篇雜述六十四卦之剛柔動靜吉凶禍福而反覆對舉以見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對謂之雜者，自乾至困非但言上經自咸至夬非但言下經至于雜中不雜如乾坤咸恒例蓋以卦画反對反觀各以類言也。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

雜卦傳 卷十二 四十五



于序之中復錯舉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  
此序也錯也互為經緯者也

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  
而无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終後之以未濟  
之意也

陸庸成曰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即有交錯自然之  
理也然各以深求之殊无隱義以淺觀之殊為自然序卦雜卦其  
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欵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觀臨之義或與或求

德陽之卦為乾而德則剛純陰之卦為坤而德則柔是乾坤之

畫反對而義亦反對比臨四海道行則樂師統三軍動眾則憂  
是比師之卦反對而義亦反對臨則容保无疆以惠與民教

思无窮以善與民有與之義觀則建中而民于我求中表正而  
民于我求正有求之義是画反對而義亦反對

諸子相曰剛柔者質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位天地之  
德憂樂分治亂之情與求明上下之分楊止菴曰比自師而變

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樂以天下也師自比而變憂從樂生其憂宜  
也憂以天下也以我臨物有盛德被及之意為與然與所以應

其求物來觀我有專心仰慕之意為求所以視其與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云云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為而尚在窮居不能違勢妄動  
天厄乎人也蒙坎云云光明是資雖暗昧駁雜而好學近智自  
能多識明通入勝乎天也

此就卦德取義首句以行言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  
之貞也二句以明言謂質雖暗昧而學在我能破愚為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起于下靜極而動其化机之出乎艮陽止于上動極而靜  
其化机之入乎損下則君不能獨富雖未遽衰其衰之始乎益  
下則君不致獨貧雖未遽盛其盛之始乎

止天道通復之机盛衰世道治亂之漸 按雜卦言止者三艮

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  
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準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  
之離相反謂遇而止之依不散也此乃久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  
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健本難止而今能止者時也福之出于偶然  
者也无妄以乾而動禍非自取而或有外至者災也禍之出于  
適然者也

沈氏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惧當  
思所以善其動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急也

萃則聚于下而不往以隱為高升則往于上而不來以仕為通謙則虛已下人自視不勝其輕豫則志得意滿自處不勝其急上句以出處言下句主君道言居下曰聚降下曰來輕是自小敬也急是自大肆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合天下之間如有物見食去其不宜有也武以戡亂乎賁以成天下之文如无色受采飾其不可无也文以飭治乎或曰食色人所不免頤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无程敬承曰食也去有間而歸无間治之順也无色去有文也

无文化之成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是顯而接乎物也怡然見性情之真巽陰內伏是隱而未與物交也寂然藏机緘之妙

此以人心寂感言以陰為主兌剛內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剛外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人心之動靜達道之和大本之中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則无事之時惟恪守舊章可以因則因也蠱則廢壞之後當更化善治可以革則革也

上下相交而无故无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復依隨守



成中興惟其時而已。則飭者一蠱則宜飭治也。易述曰惟无故而偷安。故有壞而修飭。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陽極于上。生意漸盡。潰爛而歸于无也。復者陽生于下。生意復萌。自无而反于有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出地上而為昼。天下之文明也。明夷日入地中而見傷。兩間之閉塞也。

以世道汚隆言。程欽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雁乎明而顯于時。所以為晝。明夷內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于難。所以為誅。知

明夷為誅則知晉為晝。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則養物不窮。道之通也。困則剛遇柔掩。道之塞也。

井以不掩為功。困以見掩為困也。

項平菴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

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何速如之。恒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何久如之。

咸為心之左



此以上道言。感道隨時變通故曰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程

敬承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則民心携。二无所以合之。故離也。節則議禮制度有所以限

之。故止也。其人情之離合乎解。出乎險外。從容暇豫之時也。蹇

在險中。危急存亡之秋也。其所值之休戚乎。睽者情意不相維

繫而外也。家人者恩義親自相聯屬而內也。其親疎之不同乎。

否則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大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何其類之

相反乎。

緩非遲緩之緩。乃縱散之意外。非出外之外。乃外之也。以

言類者。見相反之事多也。葉敬之曰。睽睽似渙。蹇家人似節。

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內。正否太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

否太云云。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陽之盛也。恐其恃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

陽之止而不進也。遯以二陰進而消陽。陰之盛也。恐其遂進而

肆害陽之心。故欲陽之退而不來也。

一使之止。十方盛。一使之遯。于方衰。无非為君子謀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中也。中孚信也。豐

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之勢合六合為一家。何其衆也。同人之情聯億兆為一體。何其親也。革以去其積弊。有除害之義也。鼎以取其維新。有興利之仁也。小過者。言過乎中。行過乎正。過而非信也。中孚者。言為有物。行為有恒。信而非過也。豐勢盛而喜。有為其故多也。旅窮大而失其居。其親寡也。

大有同人俱指君以尊親言。一說君得民而人歸于我曰衆。三得君而我同乎人曰親。小過中孚一說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非過矣。中孚之孚。乃謂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非信矣。以理欲言。一說多故非事故之故。謂豐盛則故舊皆歸。則親戚離。

上而坎下也

離為火。性炎上。坎為水。性閏下。

潘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体。如人之言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雜卦會通

卷下

五十二



小畜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履以和悅弭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則安分時見机不進也訟則越分求勝與人親也

畜是小人害君子履是君子禦小人需是靜俟義命訟是動爭其非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夬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剛過而不中未濟水火不相濟也

女歸必待男之禮備而後行也頤者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既濟則禮備樂和綱舉目張天下定也歸妹者女歸夫家得終身之托女之終也未濟者三陽失位未得終身之配男之窮也夬夬之也以五剛決一柔也如此皆陽德大行而君子之道日以長陰邪屏息而小人之道日以憂矣是時也豈非世道之慶哉正也是學術要之養正定也是事功要之底定一則學不入于龐雜一則治不入于功利潘氏曰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于垢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頤者君子禮變而自養也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窮其勢必決故受之以夬此一節自

性小畜通 夬一 五十一



大過以下皆以男女為言。至夫而明之曰：君子小人則其意漸可識矣。聖人作易，示大下以元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于始而極其勢之上，窮于夫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恃，自夫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

節齋蔡氏謂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嘗以其例更而定之。大過對頤，一顛一正，既濟對未濟，一定一窮，歸妹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垢對夬，一陰之長一陽之長，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經十二卦，自咸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上經十三卦，上三十卦終以困，柔掩剛下三十四卦終以夬，剛決柔，柔掩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夫子係十

終之以夬，其心欲使君子得勢，小人常退，戢則天下清明，扶陽抑陰，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如乾終六，一陰決進則乾也，故夫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術之會如此。

雜下經





本  
書  
の  
目  
録

三  
四



